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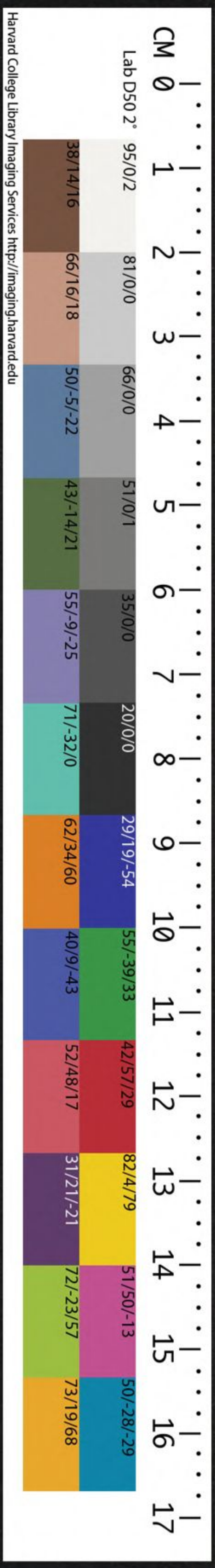
T856/4431b (24)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0 1955

四書諸儒輯要

廿四





四書諸儒輯要孟子卷之三

都梁李沛霖代雲泰訂

男

夢雷廣思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章句

此見行仁致王之易而伯功不足為也。以齊王猶反手也。一句最重。緊照伯顯說。此上見甲管晏而善致王之易。此下言致王之易。由于齊之時勢可乘。文王何可當下。以德時勢為眼目。而究竟德是根本。文王有德而無時勢。故致王難。齊有時勢而濟之以德。故致王易。然時勢乃德之所乘。非無德而專靠時勢也。使管晏當今之時。亦止做得伯顯功。烈而其德不能成致王之功。此孟子所以異于管晏而不屑為也。通章三功字亦止相應。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序 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在昔齊國賢相桓公時則有管仲景公時則有晏子茲兩人者其功固赫赫在人耳目問後來未有能繼之者今夫子固有志用世矣設一旦得諸要路而秉齊國之政如當日管仲晏子之功豈可復自期許克繼前人否乎

疏 西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欠故不唯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蔡虛齋曰計猶期也謂自許也不是從人說是對孟子言故當作許說問孟子敢自許否

附 不但曰可許而曰可復許便有津津然慕其復見之意亦有恐恐然疑其不可復得之意足見公孫丑淺鄙處○此必孟子在齊齊王以三卿之禮待孟

子之時丑故以當路設問而欲復見管晏之功也輔氏以為丑初見孟子時事未確

孟子曰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序 戰國之時大道之不明已久功利之入人甚深雖以孟子之徒尚未敢必孟子之能為管晏而不知其卑管晏而不為也故荅之曰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子真齊人也亦惟知有管仲晏子而已矣此外聖賢之學術事功有高出于管晏萬萬者皆所不知也

疏 蔡虛齋曰聖賢之事謂正心修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即大學一部孟子所謂以齊王者○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言管仲之外更有抱格心致主之學掀天揭地之功者皆所不知也

附 齊人豈不當不囿於習俗然惟知管仲晏子自是他常事孟子却用一箇

誠字罵倒便見公孫丑不能跳出這箇圈。直使他開口不得。然誠字之前孟子亦未便以齊人待他。以其能知從學或不囿於習俗。今猶然為管晏復許之言。則依然只一齊人。此中有鄙夷他意思。亦有憐憫他意思。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蹙子六反艱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荅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蹇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在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然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序講

子但知齊有管晏。不知管仲事功。周仲尼之徒所羞稱者也。昔者或問乎曾西曰。聖門有子路者。吾子自度與子路孰賢。曾西以其擬已太高。蹇然不安。曰。子路在聖門聞過則喜。見義必行。學已造乎正大光明之域。乃吾先祖所敬畏而推讓者也。我何敢與之比乎。或又問曰。吾子既不敢比子路。若然則吾子自度與管仲孰賢。曾西以其擬已太卑。艱然不悅曰。爾何乃比我于管仲。且以管仲之事言之。凡人功烈不至大就者。或因得君不專。行政不久。卑管仲。桓公桓公委心信任。其得君如彼之專也。獨操國柄四十餘年。大小政務都出其手。其行政如彼之久也。宜其功烈之遠且大矣。今考其功烈。不過假仁義以成伯功。其功烈則如彼其卑鄙而無足觀也。管仲之為人如此。爾何乃比我于是乎。

疏義

朱子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慶源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

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蔡虛齋曰。子路勇於義而不可以勢利拘。又負大有為之才。若達却為國以禮道理。則便是堯舜氣象。結縷之節。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所立如此。曾子服之。非謙辭也。然曾子惟其知畏子路。此曾子之所以為曾子也。曾子最服善。如以能問於不能。章其追慕。顏子如此。又知畏子路。非用心於內者。豈肯信意服人邪。○功烈其實。是卑。只到富強住了。視伊周何如。

附不或先以子路相擬。因其不敢當。而後以管仲為問。是明知管仲不及子路矣。玩然則二字。語意分明。是轉落語。非並提語也。畏只是敬畏。非必畏之為不。敢及。豈然。艱然。亦極力形容其低昂。二子處得君專行政久。固要夾起功烈。卑然時解。謂得君專便。含勢字在。行政久便。含時字在。此却不然。假使管仲得君。雖專而齊。非洋洋大國。行政雖久而非春秋衰夷之時。則亦不可謂之時勢易也。得君專行政久。而功烈猶卑。總是他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王道處不必牽。

相時勢。○兩孰賢。只就人品上說。為是。若就功業上較。賢否則。子路固無功業。可見也。與管仲孰賢。亦是較論人品。曾西却就他功業之卑。以見他人品之劣。非專以功業論孰賢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序孟子既述曾西答政人之言。因詰丑曰。以曾西之言觀之。管仲固曾西之所不屑為也。曾西與我學術同志。趨同曾西不為。則亦我之所不為矣。而子乃以復許為我願望之乎。見不以曾西待我也。

疏蔡虛齋曰。願望也。此與可復許乎相應。一從孟子說。故許為自許。一從丑說。故願為相願。○或人初擬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乃始以管仲擬之。然則或人之權衡。始亦審矣。第有未知曾西耳。

附泰時解。謂凡人願則為。不願則不為。此是將願字作子。孟子自己願望說矣。本

文只是見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則我之不為可知。而子乃為我期望之乎。孟子不為在二句夾縫中。蒙引以顯字對前許字說為是。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

顯顯名也

公孫丑曰。夫子謂不為管仲。則不為晏子。可知。抑知管仲晏子大有功。于齊乎。管仲相桓公。尊周攘夷。諸侯皆奉其命。致其君伯于天下。晏子相景公。布德緩刑。一時盛稱其賢。致其君顯于當時。管仲晏子之功烈卓卓如是。而夫子猶以為不足為。不知更何以加于此乎。

陳襄蔡虛齋曰。當晏子時。五霸俱沒。中夏諸侯。惟齊最強大。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諸侯莫侵侮之者。其任晏子。或用其省耕省斂之言。而興發。或用履賤踊貴之言。而寬刑。或增其室。或更其宅。此皆賢君所為。如夾谷之會。能歸侵疆。亦庶幾知強仁義者。在當時宜其較他諸侯為獨顯也。蓋有所謂彼善於此者。然

附上已說功烈如彼。其卑豈不知其為顯乎。今丑却又舉來說甚重。兩

以字。見其霸乃管仲以其君霸。其顯乃晏子以其君顯。這是何等才力。故下文以齊王猶反手。以王正對以霸。以顯兩以字說。前可復許。是疑其不能。此猶下只為是訝其不屑。

曰以齊王猶反手也。王去聲。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房謹孟子曰。管仲僅以其君伯耳。晏子僅以其君顯耳。而未能以齊王也。若我當路於齊。得君不必專。行政不必久。其以齊而王于天下。猶反手間也。豈特伯顯而已哉。此吾所以卑管晏而不為也。

疏義問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會意。如湯武之事

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尊。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蔡虛齋曰。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佐輔之也。○以字正承上文。以其君霸顯二以字說來。皆謂

能致其君也

附 泰看來以王不能由反手以齊王乃能由反手以王是孟子本領以齊王由反手是當日時勢究竟只要有孟子以王之德縱不反手亦終須是王下就時勢上說者因丑惑反手之說而開陳之也其實孟子雖當時勢之難亦必不肯為管晏之事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

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

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序 講 丑因齊王反手之言而疑曰天子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又

以王猶反手之易若是則弟子之惑益甚管晏姑無論且以文王惠鮮懷保之德其及于王者盛矣又享壽百年而後崩德之施者遠然僅三分有二其德

猶未遍及于天下及武王克商水清大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是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王業如此其難也今言王若反手之易者然是無待於百年無待于相繼非惟管晏不足為則聖如文王猶不足法與丑所以不能無惑也

疏 義 東楊許氏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

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蔡虛齋曰德蓋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征不孥之類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大行字意相符不只就文王一身上說○不可謂在位百年也在位無百年只言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

附 錄 集註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曰才有其二言未洽於天下也武王克商

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正釋繼之二字也然後教化大行總承上武王周公蒙引單以制禮作樂為教化豈武王克商全無教化只待周公行教化

在上底。蔡虛齋曰由湯至于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此言其時之難以下。條註云自文王至此七百餘年異于商之賢聖繼作。至異于紂之猶有善政可見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至是以難也。是言勢之難。此句只帶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一句在了。賢聖之言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淑入心者厚。惠澤之固結民心者深。故繼之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流風以修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此全是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皆自商之先王身上來也。王觀濤曰朝諸侯即是。有天下非既失而復有之也。只是振起之耳。

附錄

一時之難中又分三段。一則見人心戴商之舊。一則見商家遺澤之遠。一則見諸賢維持之力。歷歷序來見時之難如此。至勢之難只用然而文王猶方

百里起一句帶出可見時勢不平對甚重時字。即後夏石殷周之盛一節言勢之易。王者之不作一節言時之易。玩本文且字一轉亦歸車在時上。蓋戰國之

時乃急於望仁政之時。即無齊國之勢亦不害其為易王也。未有疏於此時。未有甚於此時。兩明點時字。今時則易然。惟此時為然。亦重點兩時字。大有深心。時解一味乎說似未得孟子本意。然而是以繫相呼應。不必以方百里起斷。甘而以是以難也。總承時勢蒙引說是。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茲音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原註知文王之所以難則知今日之所以易矣。子齊人也。抑聞齊人之言曰。作事者以智慧。然雖有智慧之巧。不如乘事勢之便。乃可以有為而建功。不則智慧無所施。種田者以鎡基。然雖有鎡基之備。不如待天時之至。乃可以力作而有獲。不則鎡基無所用。可見時勢為王天下之藉也。而勢必因時。吾謂以齊王猶反手者。亦以今之時則易然也。

附錄引言四句。只是見時勢之要。而不可不乘耳。並無以智慧句作主。而以鎡

基句譬之之意時解皆以今時時字作日字看言今日之時勢則易然後惟此時為然亦兼時勢愚意固兼時勢而勢必因時此意正須見得如不當王者不作惟悴虐政之時則雖有地不改開民不改聚之勢亦何所施既當王者不作惟悴虐政之時則大國五年小國七年皆可以致王孟子單點時字不點勢字正有眼目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詳與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及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何何以見勢之易也昔夏后與殷及周之盛時王畿之地未有過於千里者也而齊方千里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雞鳴犬吠之聲處處相聞自國都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有其地則地已闢而不待再闢矣有其民則民已聚而

不待再聚矣地廣民衆澤可遠施以視尺土一民皆商之有而文猶方百里起者不俾矣乘此勢而行仁政以王天下誰得而禦之也

疏雙峰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蔡虛齋曰此言其勢之易也易是其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云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以比民心之易得

附註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緊對文王勢之難說可見此很自重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及於四境更着一又字便是將齊有其民包在齊有其地裏面說非平對也未有有其地而無其民者但民不凋敝尤見其勢之盛處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序論 然不但有可乘之勢，而且當可為之時。自文武造周以來，至今七百餘年，無有聖君繼世，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濶於此時者也。王者不作，故諸侯分爭，而于戈賦歛，無時休息，民之憔悴於暴虐之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以視商之賢聖繼作，善政猶存者，又異矣。於此時，仁政一行，不待深恩厚澤，而民即感德，歸心誠如飢者易為之食，渴者易為之飲，其於致王何難之有哉？蓋時之易，又如此。

疏義 蔡虛齋曰：問勢易時易如何，分曰：勢易以齊力量而言，時易以天下機會而言。有其時而無其勢，固不足以致王。滕文公是也。有其勢而無其時，亦不可以致王。大天王季離，周日強，大然商命未絕，至文王亦只二分有二是也。

附參 如滕文之弱，雖當其時，亦不能致王。此所以必兼勢說也。但不至弱於滕。

文則天國五年，小國七年，皆可以為政於天下矣。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自是戰國時候如此，未有疏於此時，未有甚於此時。是古來第一箇機會。兩點時字，兩點易字，正與今時則易然，惟此時為然相照。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序論 時勢固易行仁，而况仁政之行，本自速乎？昔孔子有曰：人君之德，出身加民，其流行之，机更速於置郵而傳命，蓋其誠於此而動於彼，不待疾之而自速，不待行之而自至也。德行本速如此，而况有時勢之可乘乎？

疏義 東陽許氏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雙峰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錢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呂晚村曰：孔子此言，自不關時勢說，單說德之行速如此。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引孔子之言，又見德行。

本易故下文總結謂事半功倍方兼時勢說見不必有文王之德而王可反手也。此正對文王之德講速字正對百年繼之言無時勢故難齊有時勢故易然易固是速難亦是速緣德本極速也。

附上於文王只言時勢之難於齊只言時勢之易似時勢易則自能致王而反脫却德字矣故此節引孔子言德之流行本速况加之以時勢之易即故下緊接當今之時云云文氣正如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也蒲蘆也一般謂時勢德二平者固非謂德行速只附在時勢易上亦亦謬。時解謂置郵傳命猶有漸而至若德之流行舉心加彼不介而孚比置郵更速愚意此亦著迹即德行之遠近豈無漸次但言其至速之意可耳。

賞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臣今當民苦虐政之時以萬乘之國之勢而使我當路於齊法文王以行仁政民之感其德而悅之者猶解其倒懸之苦也孰不向風而歸附乎故所行仁政之事只半於古人不必百年之久而其功必倍於古人德化洽於天下惟此時為然蓋時勢易而德行速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也所謂以齊王猶反手者此也而子乃以管晏之功為我願之乎

疏呂晚村曰事半功倍只是一箇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古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齊王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

附德行原不因時勢之易而後速然時勢易則德行益見其速耳文王德行非不速如置郵傳命路途却有阻隔相似孟子以齊王非德更過於文王如驛馬更快步遞善走路途全無阻隔安得不事半功倍。當今之時一句提起又以萬乘之國而行仁政民之悅之自是猶解倒懸矣倒懸須是仁政解然民如倒懸豈非王者不作而憔悴於虐政乎分明單對時字說但非萬乘之國之勢

則解之猶難有萬乘之國之勢則解之更易耳此時字所以重於勢字也故此
時為然雖兼時勢易而德行速然時字畢竟是吃緊故獨拈時字出來作結此
意學者當善會之

知者言信

此詳論不動心之道也以不動心為主其所以不動心者由於知言養氣而知
言養氣却從願學孔子來前吾嘗聞大勇於夫子已伏願學之根後堯舜百王
等語亦與大任相應首節言已當大任而不動心二節至守約也大槩言不
動心之有道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而反動其心言告子之不動心而斷其
失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言已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者在知
言養氣自宰我至學孔子也言已不敢當孔子而實願學孔子自伯夷至未則
言孔子之尤盛於羣聖以見其所以願學也孟子之學以窮理集義為始不
動心為效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明理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

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
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
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序論公孫丑承上章之言又設問曰論天下之事易當天下之事難夫子若加

以齊卿相之位得行其道焉雖由此位而建功立業小則致主以伯大則致主
於王皆所優為無足怪矣然任大責重如此夫子處此亦有所動其心否乎孟
子曰否不動心也我年至四十道明而無所疑德立而無所懼此心已不動矣
今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又何動心之有

朱子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

然行其所無事而已。向動心之有。公孫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霸王事大恐。孟子了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霸王當甚閑事。公孫丑初問謂任此重事還動心不動心。孟子答以不動心極容易底事。我從四十已不動了。告子又先我不動心。公孫丑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理。孟子又告以有於是。又舉其宮黜孟施舍之勇。也是不動。然彼之所以不動者皆強制於外。不是存養之功。故又舉曾子之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公孫丑又問孟子所以不動者如何。孟子遂答以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若依序問。當先問知言。公孫丑只承孟子之言。便且問浩然之氣。雙峰饒氏曰。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為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不疑惑。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又曰。道明屬

知言德立屬養氣。東陽許氏曰。此章當作五節看。疑懼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蔡虛齋曰。理在事物上為道。故曰明屬無所疑。理得於己為德。故曰立屬無所懼。

附心 既曰由此霸王不異矣。又曰如此則動心否乎。分明以王霸之業功為在外。而以心之動不動為在內。將內外打成兩截矣。豈知總動心便自擔當不起。總可達此霸王之業。已只是應之如等閒。豈有兩箇。上章孟子既以王道黜霸功矣。今必曰由此霸王不異。仍不肯撇却霸字。是何等拖泥帶水。孟子只要講不動心之道。無暇辨他。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音音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附 丑曰。當大任而不動心。若是則夫子之心能荷天下之重。比之孟賁之力。

僅能舉百鈞之重。殆過之遠矣。孟子曰：人但固守其心而使之不動，是亦不難。即如告子之為人，乃能未至四十已先我不動心矣。是何足為難哉。

論朱子曰：告子之不動心，是粗法。或強制不動，不可知。或臨大事而不能不

動，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曰：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新安陳氏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

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蔡虛齋曰：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朱子下一借字，好蓋孟賁以力。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之不動心為孟

賁類也。故曰借而丑亦自言過孟賁遠矣。若全以為一類，亦不得為過之遠。孟賁勇士，齊人力能拔生牛角。秦武王好多勇士，賁往歸之。

附註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可見尋不難，非不動心真不足為難，但不問其所以不動者如何，而第要不動，則告子亦常先我不動心矣。何足為難乎？則此亦不足為難，是緊貼告子說孟子正要發明不

動心之道有許多般。故先開一步。一先字便見不難。此解因以先字為告子罪案。其寔何妨？未四十而不動心，如顏子年未四十，何嘗學問不及孟子，但告子之先却強制耳。

曰不動心有道乎自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原公孫丑曰：敢問心之不動，亦有所以不動之道乎？孟子曰：人之所由不動

其心者，皆各有所主，固有道也。

疏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濶。下文黜舍曾孟皆是有主，但有精粗之分。以承丑承告子先我不動心而問有道，則問自是大槩說，非專問孟子不動心

之有道也。故孟子槩以有字答之，而下言黜有黜之道，舍有舍之道。曾子亦有曾子之道也。黜舍之道，影照告子曾子之道，影照孟子。後於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以下，乃發明之時，解專以有字指告子舍黜一

流人說者非是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紂反

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服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小心也

反不動心之道在養勇而養勇之道不同如北宮黝孟施舍皆孟賁類也而皆能養勇以不動其心北宮黝之養勇也其肌膚不至被刺而撓屈其目睛不至被刺而逃避不但不為人所刺推其心雖一毫小挫於人即若撻之於市朝之大辱黝不受也即其不肯受辱之心非惟不受挫于褐寬博之賤必欲有以報之亦不受於萬乘之君之貴必欲以有報之以故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之賤則視天下又安有可嚴憚之諸侯乎非惟不受挫而必欲刺而報之也即如人以惡聲加我我亦必以惡聲報之况挫辱之不止於惡聲者乎此蓋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此一道也

佈朱子曰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雙峰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褐寬博萬乘皆然○東陽許氏曰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附提起北宮黝之養勇也一句則下面皆言其養勇之道是如此曰思曰視

是他心之所主在此故能養成其勇便如此若肌膚被刺亦挺然不撓目睛被刺亦挺然不逃不但無此理且既被刺矣何必勝之有他却是膚斷不被刺而撓目斷不被刺而逃耳○註云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可見不受於褐寬博亦不

受於萬乘之君緊跟上思以一毫挫於人二句來言思以一毫挫於人便若撻之於市朝故不受一毫之挫於褐夫亦不受一毫之挫於萬乘之君至他視刺萬乘之君則又若刺褐夫此二句是又轉一步說見他不受人之辱而加威於人則又易如也無嚴諸侯却因上思字視字說不寔故又以無嚴諸侯一句總實之曰挫曰刺寔受其傷辱也惡聲則所加者微矣至亦必反充其必勝之類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告子上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斥

北宮黝之養勇固如是矣若孟施舍之所養勇則又不然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其自言曰人貴敢戰我當未戰之時無論勝也雖其勢不克勝者而自我

視之猶之能勝而無所退怯也若量敵之弱而後進兵慮已之勝而後進戰是無憂而畏三軍者也夫勝敗兵家之常舍豈能保其必勝哉但能勇往直前無懼而已矣惟其無懼則生死利害皆不足撓其中而視不勝猶勝也此蓋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又一道也

論

問集註云施是發語聲何也朱子曰此是古註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

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矯尹公之他之類○量敵慮勝此孟施舍訊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那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孟施舍本與北宮黝皆只是勇夫比曾子不同如北宮黝孟施舍孟賁只是就勇上言如子襄曾子告子就理義上言○新安陳氏曰舍黝本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主於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粗猛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敷演粗說○東陽許氏曰黝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附○視不勝猶勝也。不是既不勝了。猶以為勝也。正指初進戰之時。視不可勝之敵。亦如可勝一般。心中毫無懼怯。正與下量而後進。慮而後會者相反。舍豈能為必勝哉。却又自問一句。見他胸中有主。不動心有道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扶
勳○務○敵○人○舍○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是取必於已。其氣象似曾子。反求諸已也。北宮黜以必勝為主。是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篤信聖人也。夫二子之勇。均出於血氣。不能定其孰勝。但就中較量。則黜之心主於必勝。是求在人者也。求在人則有時而不可必。舍之心主於無懼。是求在已者也。求在已則無往而不自由。此舍之所守。比黜為得其要。

也。

疏義

朱子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為

同乎二子也。○雙峰饒氏曰：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耳。○蔡虛齋曰：舍似曾子。黜似子夏。此只是言二子之所以為勇者。其不同有如此。未說到優劣也。○北宮黜亦有守。均是心有主也。心有主。便亦是其所守。但所守不如舍之約也。故註云：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呂晚村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語語句似。應以舍黜為主。而援卜曾儉之。然孟子原為論已之不動心。因公孫丑借孟賁為言。故孟子亦借黜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之說。一步步打到自身。上養勇亦以守約為上。故二子中。已是北宮陪舍。借黜舍陪出。曾子子夏。却又又是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故說曾子正陪出自已。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住。此二句雖是評品黜舍。却正為過渡出曾子子夏空中。

形影譬颺是孟子文章神化處

附 黜舍與子夏曾子大不相似孟子却道他相似要緊處何為着此間文正

謂不論精微但論外面假氣象則舍亦可似曾子黜亦可似子夏然則不論精微但論假氣象則告子亦向不可似孟子乎於此四人不相粘合處要看得粘合又要於粘合處看得寔不粘合○註解賢猶勝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蓋一箇以必勝為勇一箇以無懼為勇若兩箇相敵未知那箇勝來然不論勇而論字則守必勝者不若守無懼者為得其要也何也必勝恐有時而不勝無懼則安往不得其無懼哉○此章書似字同字異字正是一章眼目情無人拈出從來共端之亂聖學只是一箇似字聖學之不同異端亦只要辨這箇似字不然孟子只自言不動心在於知言養氣足在何為攀扯告子來說正以告子之不得勿求有似於能知言養氣而實大異於知言養氣恐人以強制不動者亂聖學耳引一告子又類引黜舍見異端與異端亦有辨也引一顯學之孔子

子又類引冉牛根閔與夷惠許多人以聖學與聖學猶有辨也北宮黜孟施舍與子夏曾子何涉而謂其有似正以黜舍似子夏曾子而實非子夏曾子影影見告子之似孟子而寔非孟子也前以似字埋伏後以同異字相照應意合線脉正即孔子然似而非一段意思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慙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慙之端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慙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附 然舍雖優於黜要之皆非大勇也昔者曾子謂其門人子襄曰子好勇乎則必好其大勇而後可吾嘗聞義理之大勇於夫子矣夫子有言曰天下之氣以理為主人所恃以常伸而不屈者也使自反其已而不縮理屈則氣不伸雖一褐寬博之夫吾得不慙焉懼之乎使自反諸已而縮理直則氣自壯雖千萬

人之衆吾亦往而敵之矣。此所謂大勇而爲子之所當好者也。觀此則曾子之勇誠大矣。

疏義 朱子曰：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下文詳之。○新安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雙峰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慍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王。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慍舍然後說歸曾子來。○曾齋王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

因案 語類云：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則可見本文自反而不縮二句只形起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來言不縮則必慍。如何爲大勇必自反而縮。然後千萬人無不可往。然後乃爲大勇。時解有謂慍處

正是勇處。能慍乃能往。其說斷不可從。蓋既自反不縮矣。則我之理不直。氣不壯。如何尚爲大勇。或曰：古今無自恃底聖賢。安在事事皆縮。而存必往不慍之心也。曰：聖賢雖縮而不敢自以爲縮者。乃其望道未見之虛懷也。若自反尚有縮。則即是集義之功未至而行有不慍於心矣。是養勇未成時事。不是大勇時事。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必定是不疚矣。豈尚有疚而以爲不疚乎。○自反之所以能縮者。固由平日功深。然自反只在當下。說不在平日用功說。

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原義 彼孟施舍之氣象。雖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省其直於不直也。又不如曾子之以自反而縮爲勇。則其所守尤得

其要也。反身循理。此曾子不動心之道也。所謂不動心。有道者不可于此槩見哉。

朱子曰。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寔物。約是半虛半寔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尋常人說守約二字。極未穩。如云守氣不如守約。分明將約字做一物。遂以約字對氣字。所謂守約者。所守者約耳。○雙峰饒氏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不縮。○東陽許氏曰。章首至守約為第一節。○顧麟士曰。此節又出氣字。前不如是已。與人之辨。此不如是理與氣之辨。

附錄。孟施舍之守氣如何為約。蓋他不論勝不勝。只是以無懼為主。此是可自信得及底。人斷不能屈撓他。豈不是所守得其要。然只是氣上守得其要耳。未

於理上守得其要也。曾子只是反身循理。故所守尤得其要。時講孟施舍守約。以曾子較之。則曾子所守為尤約。便似孟施舍不約。一般本文却是說舍所守之約。是氣上約。曾子所守之約。是理上約。守氣之約。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大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

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序講

夫知黜舍則知告子知曾子則知孟子矣。乃丑猶未悟。又問曰。黜舍曾子

之不動心。固各有道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亦可得聞與。孟子曰。欲觀告子之不動心。觀於其言而可見矣。告子嘗自言曰。凡於言之理有不達。是不得於言也。若因而反求諸心。則心為之擾矣。但當舍置其言而勿求於心。凡心有疑而不安。是不得於心也。苟因而求助於氣。則心為之役矣。但當力制其心而勿求於氣。告子之言如此。自我觀之心本也。氣末也。既有本末之分。其差自有緩急之數。故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是亦知心重於氣。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若言外也。心內也。外之不能達其詞。皆由內之不能明其理。不得於言。正宜反求之心也。彼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則言

之理終不達。而心亦置之無用之地。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要其極而論之。則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可也。夫志者運於一心。而氣之張弛隨之。固所以宰乎氣。而為氣之帥也。氣者充於百體。而志之運用由之。亦所以輔乎志也。夫志而曰帥。則所以立此氣之體。固為至極焉。然氣而曰充。則所以達此志之用。亦即次於志焉。雖有末本緩急。而其實不可偏廢也。故曰。人之於志。故當敬以持之。使不失吾精明之體。而常足為氣之帥。其於氣亦當順以養之。使不虧於充滿之用。而常足為志之助。急於本而亦不緩於末。然後為不偏之學。盡善之道。彼告子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夫豈可哉。

疏義

朱子曰。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

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出。是以集義而無不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真無不慊於心矣。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慕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

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言只似道理字。○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只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寔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地。此其所以與孟子不動心。

異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于。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使只是這箇氣。所以體之充也。便是。○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也不是先後。也不是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亦是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為告子將氣忒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話。○持其志毋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潛室陳氏曰。集註謂鈔着其氣。即無暴。氣發得暴。失養故也。即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為本。又無正怠助長之弊。方為能致養也。○慶源輔氏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氣固有時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心是本。氣是末。所以為急本而緩末。猶之可也。言尚為可也。○心有知而氣無知。雖云氣一則能動志。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為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其心無形而氣有質。

雖云心爲本氣爲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寔賴氣爲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由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持志而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爲成德之事。○蔡虛齋曰。此問是問孟子告子所以不動心之道。處正承不動心有道乎。曰有而云也。如黜之不動心。其道在必勝。舍之不動心。其道在無懼。曾子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循理。下文告子之不動心。其道在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之不動心。其道在知言養氣。雖有得失精粗之不同。然要皆心有主而能不動者也。○告子寔未嘗不動心。何以言之。不得于言。不得于心。便是動心了也。故曰冥然無覺。悍然而已。然其心終必有不安者。○心者氣之主也。力制其心而不爲氣所動。是亦知心之爲重也。此只就力制其心上說。爲急於末。若正論急於本。則須是持其志方是。此特據告子所病而取其彼善於此者云耳。

○氣自是氣。體自是體。曰首至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餒而不能運動矣。故曰氣體之充也。○陸稼書曰。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曰爲禪定之學。其寔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爲應事之本。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殆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爲主介甫之執拘矣。

附錄或問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失。是於源頭處先不清。更何能知天下之言。孟子既兼貫夫物我。於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又安有不自知其言之失之理乎。此言字雖有不同。而未嘗不可彼此互勘也。又曰。是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無不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真無不慊於心矣。曰。由是以集義可見。知言是前一截工夫。蓋必窮

四書言傳車要卷之三
埋乃能知言精義乃能集義至于義無不集則浩然之氣無不充滿而配道義
矣此知言養氣雖爲二事而初無兩種工夫也○告子不得於心不是他已知
持志了但不知無暴其氣也聖賢之持志是敬以直內告子之不得於心但力
制其心而不求助于氣只是硬把捉在這裏與持志相似而不同至勿求於氣
更是聽其氣之暴而不防之於外矣謂內外交養他已缺了外半邊論內之養
他又不知敬以直內學問○朱子云持志却是養心也不是持志之外別有個
養心持者把捉教定當喜時也須喜當怒時也須怒當哀樂時也須哀樂審教
定後發必中節這是持志愚謂養心當兼動靜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是也持
志則動邊意居多蓋志是心之所之已是動了却持之使他當理中節故朱子
以當喜怒哀樂言之要亦離不得敬故註曰人當敬守其志也或曰敬守其志
使之發必中節便是不使喜怒哀樂之過其分矣而又以無暴其氣爲下面一
截事者何也曰持志時固是要喜怒哀樂發必中節矣然臨時却或不當喜而

喜或正當喜時忽過其分這便氣之暴處故理上應事分明又要氣上守得定
乃能無過故曰無暴其氣是下面一截事○夫志六句既承不得于心勿求于
氣之可者亦不可而辨之則持志只對不得于心無暴只對勿求于氣見內外
本末當交相培養之意並告子之不但不能養氣而強制不動亦不可謂之持
志者亦未及細辨之也黃洵饒悞以持志對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於是時解混
纏入四句而晚村亦以每上一句承上不可每下一句駁上可字悞矣○知言
善養都是成效字面若論工夫則窮理方能知言集義方能養氣而集義必先
窮理則窮理是始事集義是終事故朱子謂二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
虛識寔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前者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懸悞紛擾而
有以自勝此以心之不動處言因有知以爲引導而浩然之氣以爲之助也金
仁山不得其解乃謂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則悞重知言而輕養氣不
知語工夫始事以窮理爲難終事則集義亦不易語成效則知言直貫乎集義

之後而養氣直配乎道義之全不可有輕重之分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扶夫音

夫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質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存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原註

公孫丑未曉至次相須之義復問曰夫子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則志重氣輕專持其志可矣乃必兼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孟子曰志氣本是相

闕若志之所向專一固足以動夫氣而不得安寧氣之所在專一亦足以動夫志而不得安寧也何以見氣一之動志今夫人意動之外忽然而蹶什者忽然有事而奔趨者是氣之所在也而反以動其心不得安寧豈非氣一動志之驗

乎惟志一動氣則志固當持惟氣一動志故氣又當無暴也

疏義

朱子曰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下必更問氣也故云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志動氣者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漣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雙峰德氏曰君子

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米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第二節○黃氏紹曰持志工夫簡而易知氣養工夫密而難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獨詳於養氣而不復更言持志○慶源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向言只得下在字下文云氣專在是兩在字相照應

附錄

若孟子開口便說志至氣次則真有等級之懸矣今先說志為氣帥氣即

休充則志氣已是不相離下接志至氣次則緩急之間能爭幾何丑脫離了首

二句看故有無暴其氣之疑。○持志則當行便行當止便止無暴其氣則不但氣以從心而並能當乎其則今日壹日動都是偏勝不好字眼不可該善一邊說。○氣壹反動心如正當喜時喜之氣一時情勝雖欲正於喜之則而不得正當怒時怒之氣一時過當雖欲正於怒之則而不得便是以喜怒之氣而動其心。○蹶趨是就至粗且顯者言之非單指此等為氣能動心也。○饒氏謂君子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容和步中容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愚謂足容當重便須重手容當恭便須恭此只是持志事惟是足容固當重或因一時疾趨而不重手容固當恭或因一時忙迫而不恭這便是暴其氣無暴其氣須是養得成了說其容氣容皆然。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乎長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

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矣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序論

丑又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強制如此敢問夫子之不動心不待強制而自然不動者果何所長而能然曰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知言也我窮究天下之言而於是非得失之指歸能悉知其一定之理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能養氣也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而於盛大流行之休用能復全其本然之初知言則遇事有真見而心無所疑養氣則臨事有擔當而心無所懼我所以異于告子之不動心者如此

疏義朱子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

論語○孟子須先說我知言然後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先問浩然之氣
次問知言者因上面說氣來故接續如此○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
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寔相閉
也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則浩然之
氣自生○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到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雙峰饒氏曰
孟子知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
是說養氣做工夫處○慶源輔氏曰集註疑懼二字以應此章第一節註文疑
惑恐懼四字也道休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休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
一事來則以一埋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襯貼得起勇猛果決而
心留行夫復何慎之有○黃氏洵饒曰無所疑即道明無所懼即德立○新安
陳氏曰冥然無覺則不能無疑悍然不顧非真能無懼也○慶源輔氏曰盛大
言其体流行言其用才怯小則便非氣之本体才鬱塞則便非氣之大用氣即

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体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
乏而不充乎体○蔡虛齋曰上文誦告子之言而以已意斷之但見其不合而
有異耳未見其所以異處何在○此則明說出知言養氣則所以異者在是矣蓋
據孟子之知言便見得與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異據孟子之養氣便見得與
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者異○以志對氣則持志與無暴其氣為二事相交養以
知言對養氣則養氣內自有敬以待志者在○知言則彼不能惑于我養氣則
我無所慎于彼○呂晚村曰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
不動聖賢王大總不外知行先行後序必如此

附錄

不能疑安能不疑不能懼安能不懼告子之冥然不疑悍然不懼與孟子

由所疑而窮極之以至于自無可疑由所懼而充長之以至于自無可懼不啻
如涇渭淄澠之不同兩我字正與告子對針○時解多云告子自以為不動究
之未嘗不動也繼云我不疑懼便是疑懼之根愚意告子不得于言不得于心

四句是養未成時事到得以勿求為養之道至于久則只是一箇真然惴然
真然無覺更何疑惴然不顧更何懼但與孟子自無所疑懼者不同耳可見孟
子與告子所爭在所以無疑懼之根源而不爭在疑懼與不疑懼也告子愈不
疑懼愈成深錮之病○浩然之氣四字一連但孟子則善養之耳善養則復其
初失養故養是失其初○學曾問胡文定以知言為知至是矣以養氣為誠意
向也以誠意則真寔為善以去惡意無不誠則義無不集由是而心廣體胖即
所謂浩然之氣無不充滿也但此亦就其大關鍵處言之耳蓋未誠意之前氣
斷不能養安能剛大而塞天地既誠意後尚須積漸充長如正心而使忿慥好
樂恐懼憂患無一不得其正修身而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乃為集義之精而
養氣之至也故朱子雖取胡說而不以是為確疏○朱子謂知言然後能養氣
中間尤待割斷在知言則集義之之精矣精義故能集義集義故能養氣一箇
工夫直做到底並無一箇○不格物致知如何能知言如何能知其為義則集

之故曰緊要全在知言然要其學問成就之極處則既知言知更無餘事養氣
夫做不盡孟子到得充寔而有光輝之謂大其大而未化則尤集義養氣之
功之未盡也此意先儒未曾發明然確然是如此○不動心畢竟道義為主知
言有以以明夫道義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明與配只是養得此心為道義之
心而已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
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
是氣可知也

斥

丑曰一氣也而夫子獨謂之浩然敢問浩然之氣其狀如何曰凡物之有

形聲者可指而言之浩然之氣無形可見無聲可聞非心有獨得有未易以言
章形容者蓋難言也

言然已約略其在上面只孟子不第曰善養氣而曰善養浩然之氣則其體段模樣必有可言者故丑不問善養而問何謂浩然之氣也若問善養則工夫猶可節次言之今問浩然則誠爲此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可驗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試以難言者爲子言之蓋其爲浩然之氣也無物不容非可限量何如其至大平毅然獨立無可屈撓何如其至剛平此所得於天地之正氣其體段本

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能養之以直而又無一毫作爲以爲之害則剛大之本體不虧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而克塞于天地之間夫豈尋常可擬之哉

朱子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向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

這一個氣又不是別將個甚底去養他便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忤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兩箇其爲氣也前箇是說氣之休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至大至剛氣之本体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乃其效也○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一爲私欲所蔽則慊然而餒却甚小也○慶源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撓便

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蔡虛齋曰。至大。初無限量。盛大也。至剛。不可屈撓。流行也。其體段本如是也。輔氏以為舉體以該用者。非也。體段猶云氣象模樣耳。非體用之體。○浩然之氣。只是載理以行者。此氣不得理。則不能浩然矣。○蓋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交付他了。○呂晚村曰。此節止說本來體段。到須說到直養工夫。豈不直養人原無此氣乎。非也。人人有此氣。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不得見。故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維信得此事。真真正正孟子善言難言之法。

至大是就體段上橫說。至剛是就體段上豎說。非至大則不能塞乎天地之間矣。非至剛則有時塞乎天地之間。有時不塞矣。○其為氣也。既是至大。至剛。則自塞乎天地之間矣。然此浩然之氣。雖本天地之氣而生。然既賦稟在人身上。了若不是直養無害。則已狹小委靡。如何見得塞天地之間。故必說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塞天地必有寔事可見。但此却不重。只重形容其

體段耳。○註明云。而又無作為以害之。而字另作一折。看下文既說必有事。是直養矣。却又說而勿正。是無害。既說心勿忘。是直養矣。却又說勿助長也。是無害。蓋有不直養。而但作為以害之者。亦有雖知直養。而仍作為以害之者。故必對說在這裏。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饑乏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何以見其塞天地也。吾見其為養成之氣也。足以配義與道。蓋道義雖具於人心。而不能自行。惟養成此氣。則見道義所當為。便奮然必為。無所疑懼。兩相配合。一滾流出。若無是浩然之氣。則體有不充。索然日餒。雖欲行大道義。亦

且疑且懼而不足以有為矣。剛大之克塞為何如哉。所謂浩然者如此。

疏義 朱子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克者。且為慊然之餒矣。或略知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以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合而有助。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助他。天下莫強于義理。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慊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初下工夫時。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道是體。義是用。程子

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以能處此理者也。○雲峰胡氏曰。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滾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雙峰饒氏曰。浩然之氣。全靠道義在裏面做。骨子無。這道義氣便軟弱。蓋緣有是理而後有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氣。以有大極在裏面做主。所以他底常恁地浩然。○蔡虛齋曰。餒字對充字。無是謂無此氣也。餒體不充也。是者指謂有道義而無氣。氣不足為理之輔也。故理亦蕭索而不行。衰落而不振也。

附錄 單在用說。則但曰配義足矣。而又必曰配義與道者。蓋一事合義行將去。亦可謂之配義。然於全体之道。未有配焉。終不是養成浩然之氣。而可以塞天地者。故必說配義與道。乃是有此全体。方有此大用也。○語類云。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慊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此浩然之氣者。蓋知得合當恁地做。總是有。了知義工夫。又慊縮不敢去做。便是少了集義工夫。自然不能生此

浩然之氣安得不餒。此云無是餒也是餒而不能配道義後云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是無集義之功則氣自餒。惟其一滾出來所以能襯貼得起若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已成兩箇事物終是有離時如何不有餒時。配道義正是塞天地之寔用非塞天地之外又有箇配道義。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餒口劫二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曰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襲掩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不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原講夫氣之養成也理固資氣以行而氣之始養也氣寔資理以生是浩然之氣必由平日積累工夫由一事合義積而至干事事合義則自反常直而此心仰不愧俯不怍不由人力安排此氣自然發生於中者非旦夕之間只一二事偶合於義便掩襲剛大不屈之狀而強取之也。蓋所行偶合於義則其不合於義者必多但行有不合於義則自反不直而不慊於心其氣自消沮。體亦餒而不克矣。如何可掩襲而取乎。夫心之慊與不慊由於義之集與不集可見。義爲吾心固有之理在內不在外也。明矣。然則義可不知乎哉。而告子乃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可見告子暴氣之病又寔由於不能知言。惟不知言故不知義。惟不知義故以義爲外而不求我故乎。日常曰告子未嘗知義止以其外義而不求也。外義則不能集義而浩然之氣何由生哉。

疏義朱子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心合其宜焉則是所謂集義者也。○集義與配義是相向說初問其氣由集義

而生後來道義却須那氣相助。是以無所疑憚。○如十事有一事不合義則便有愧。須是集聚眾義然後是氣。乃生非義襲而取之。非是於外求得是義而搏出此氣也。○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爲所行一合於宜。今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義多。自覺胸中慊足。無不充之意。不然則餒矣。非義襲而取之。非是外取其義以資氣也。○集義是行底工夫。只是事事都要合義窮理。則在知言之前。窮理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義襲則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耳。襲如用兵之襲。有襲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襲之。謂如才得行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爲浩然之氣。可以攫拿而來。夫是之謂襲。○問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于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兩句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積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生字正與以字對。生自是裏面生出。取是在外面取來。○雲峰胡氏曰集義卽是以直養義襲而取之。卽是有所作爲以害之集

註訓慊字與大學音義同。自慊則心廣。體胖不慊則餒。餒字正與廣字胖字相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自反不直。見得孟子養氣之論。正自曾子所謂曰反而縮來也。○雙峰饒氏曰先說氣配義與道。後說集義而不及道者。蓋道是體義是用。浩然之氣有體有用。其體配道其義配用。故曰配義與道。其休用一也。言用則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蔡虛齋曰合於義則慊於心。其心慊則其氣充。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也。昭昭矣。告子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矣。不能集義而能先孟子不動心者。豈其不動心之謂哉。○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不可謂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說大註只是因舉以證之耳。故曰卽外義之意。又曰見告子上篇附註云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語類亦云非是於外求得是義。而搏出此氣。又云若說義襲則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玩此則義襲是不知義根於心。由心之制而爲事之宜。但就外面事上偶見得

義便要勇以為之。以為我何等理。直氣壯。這便是要取此氣來。不知此不是從集義所生。如何會浩然。不久自消亡了。義襲指義而取之。指氣。○註云。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行指所行之事。總不合於義。便不慊於心。以義根於心。不是兩箇事物。行不慊於心。氣早餒了。以氣亦離不得義也。總離義便不浩然。此見心與義合一。義與氣相關。晚村以行字屬氣。而以為氣壹動志非矣。○此處孟子自說集義。自說義當集。而不當襲。非為辨告子也。因說襲取觸動義外。因說義外觸動告子之外。義因說告子之外。義觸動平日說告子之不知義。正以其外之也。若板板闢告子外。義不是此節脈絡。○義襲是尚知有義。故欲掩襲於外。以壯吾氣。若告子之外。義只是以義為外物。便屏除了。絕不要他。不可看做一般。

必有事焉。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人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

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鳥入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孟子

夫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故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為事。事事求慊。

於心時時自反而縮而勿預期其氣之效。久之當自克也。其或未克則是集義之功未至。但當勿忘其所有事。只管一心集義而不可作爲以助其氣之長。此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未有事勿忘。皆集義也。所謂直養者此也。勿正勿助。皆非義襲也。所謂無害者此也。然正助之害。視忘其所有事者爲更甚。養氣者慎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掘之使長者。芒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病矣。苗之不長者。予用力助之長矣。其子且信且疑。趨而往視之。則見苗已槁矣。宋人助長之弊如此。今天下之養氣者。先有正之之心。正之不得而遂助其長焉。其不若宋人之助苗長者。蓋亦寡矣。彼忘其集義之事。以爲無益於氣而舍之者。猶不耘苗者也。未甚害也。至於正之而助長者。正如掘苗者也。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害於氣矣。知助長之害。則知非義襲而取之矣。知非義襲而取。則知當以集義爲事矣。此有事而勿正。勿忘而勿助。我所以善養吾浩然之氣也。

疏義

失子曰。今人之學。或以預爲之期。而不爲其事。其或能有所爲者。則亦必

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以爲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速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唯當集義以爲事。而不可期於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克而助之也。然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向也曰。舍之之害。特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爲以張之也。較之二者。其爲罪之輕重。可見矣。○或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爲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及持志。何也。曰。養氣以集義爲功。而集義以居敬爲本。此言集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浩然之氣。養之未至。而望有之。便是正。如其正時。只是望之而已。至於助長。則是強探力取。氣未能養。遽欲加人欲之私。是爲掘苗而已。○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於漸漸助之長矣。譬之栽木。初栽卽是望其長。望之之久而不如意。則掘苗矣。○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

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雙峰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義襲。二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爲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掘苗者也。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勿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前說持志無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今日集義。明日又集義。則此志全在義上。有事勿忘。念念在集義上。忘便是不能持其志。助長便是暴其氣。○蔡虛齋曰。人固當養氣。但養氣者。只當於義上着工夫。不要於氣上着工夫。正與助長者。正是於氣上着工夫。其忘者。又不能於義上着工夫。到底。○此數句。只是說要集義到底。是集義所生。這一句裏面。也有不止。也有不忘。也有不助。長才得他生生字。與取字。正相反。生是自然來。底取是計較得。

來底。○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豈天下治苗者皆助長乎。亦借說耳。此一句。許亦是借說養氣者。故下節承之曰。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豈有上二句說苗。下二句接說氣。養。○大註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觀此句。見得有事勿忘。是直養之目。勿正。勿助。長。是無害之目。○呂晚村曰。必有事焉。四字。是三句總綱。勿正。卽根緊。有事說。而字一轉。是我足語。非平舉也。故而字中。雖有層次。而無轉折。心勿忘。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也。則又但當如此。看註中。其或未克四字。則二句上。却有一轉折。○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轉味。必字而字。可見下二句勿忘句。是張。勿助長句。是翕。味註但當不可字。可見。**附參**勿忘不在有事之外。助長不在正之外。故知其或未克一折。朱說細甚。蓋必有事。而勿正。則氣自生長。卽生長而未充足。尚未得浩然之全体。亦只是漸。漸涵養。了去。更無別法也。集註有事有所事也。所字中包含多少意思。格物致知。以窮其理。是知言前一截工夫。集義。單貼行說。如誠意正心修身。皆是集義。

中漸次。○學曾問知言養氣皆不動心工夫。乃語類云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集義之節度。似抹却知言何也。曰論養氣由是知言不窮理無以知言。不集義無以養氣。而窮理方能集義。故知言是前一截工夫。然徒能知言只是明得此理而不能寔得於已。如何能不動心。故必集義以生浩然之氣。方能塞乎天地。是不動心之工夫。成就處全在養氣。故曰不動心在勇。勇在氣。○必字是虛字。如云必也有集義之事。而勿預期其效云云。○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單在行事上說者。亦非。蓋心不離事事。不離心有集義之事。便是此心。念念在事。勿正便是此心。不期必其效。勿忘便是此心。不放勿助。長便是此心。不敢忘有作為時解。謂不可重拈心字。愚謂亦正不得脫離心字。○玩朱子義非敬。不能以自集。敬非義不能以自行。則可見亦非持志自持。志集義自集。義也。但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本言集義之節度。而持志即在裏面。而何也。義非敬不能自集也。○朱子明云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無忘助皆因於正之

說。○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如云天下之養。不似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指養氣不耘苗者。也是借喻。指點助之長者。亦指養氣耘苗者。也是借喻。指點兩者字與兩者也。緊相呼應。語氣甚明。非徒無益句。集註已明切養氣者說。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諛彼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諛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困。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困。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于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

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原註 丑又問曰：夫子養氣之說，既聞命矣，如何謂之知言？曰：人之言皆本於心。心明乎理，然後其言無病。如其言倚於一偏，則為詖詞；吾知其心見理不明，為私欲之所障蔽，故也。詖之不已，至於高談闊論，放蕩無歸者，是為淫詞；吾知其心之蔽愈入愈深，為私欲之所迷陷，故也。淫之不已，必好為異說，與正論相背，是為邪辭；吾知其心之陷全與正理判然離異，故也。邪之不已，因而支吾躲閃，屢變其說以求勝，是為遁辭；吾知其心既離正理，自覺其困窮而難通，故也。抑不特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而已。又知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其心，必且害於其政，而大綱因之以壞矣。既發於其政，必且害於其事，而節目因之俱壞矣。是害也，乃必然之理也。雖後世有聖人復起，亦必從吾生心害政事之言矣。

吾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已之言且不能知，何足以知天下之言哉？此吾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者也。

疏義 朱子曰：誠而不安，則必為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為遁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詖淫邪遁，雖是四般，然總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槩多從詖上起。詖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其正。如楊氏為我，則蔽於仁；墨氏兼愛，則蔽於義。由其蔽，故多為蔓衍推之，愈濶如爛物相似。只管浸注，陷在一處，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夷之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愛無差等是其本說，又如假托施田親始之言，裁接以文，其說是也。淫辭如此，自不知其為邪。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色飲酒為善事，而不覺其離於道也。及其說不行，又走作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曰：雖不毀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才有此心，便大綱已壞了。至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是小底節目都以次

第而壞了。○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爲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爲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誣淫邪遁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辨識得那是底了。○雙峰饒氏曰。誣淫邪遁雖是四件。却只是兩件。誣淫屬陽。邪遁屬陰。蓋誣上有一邊是道理。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淫是誣之深。遁是邪之極。天下道理好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好底。誣淫邪遁。意必固我是不好底。好底相因。不好底亦相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仁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固我起於意。誣淫邪遁起於誣。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誣淫邪遁是病。証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纔見病証便說病源在何處。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所無蔽便無下面三件。蔽之源不一。有爲氣稟所蔽。有所物欲所蔽。有爲學術所蔽。有爲習俗所蔽。

○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爲三節。○蔡虛齋曰。要看四箇所字。誣淫邪遁。蔽陷離窮。皆是大綱字。其寔誠有許多樣。誣蔽亦有許多樣。蔽○誣辭知其所蔽。是自其辭如何樣。誣便知其心之所蔽者何在。非徒泛然知其有蔽而已。下倣此。被告子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又安能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平日對偏陂而言。正則不偏。平則不陂。通達則不窮而離遁矣。言有誣淫邪遁之四病。反之者獨言平正通達何也。曰平正原其始。通達要其終。而淫邪之反者在其中矣。言之所以平正者。以其心之平正也。心之所以平正者。以其理之平正也。理之所以本平正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

附叅 凡言不衷於聖賢之理。則便有誣淫邪遁之失。不必定爲主持世道之言。如楊墨異端之類。乃有此失。但楊墨異端其大者耳。○蔽陷離窮之失皆生於其心。其所以生於其心者。不窮理之過也。若但求心則仍告子之強制其心。亦卽告子之勿求於心矣。○不但知其蔽。並知其所蔽。不但知其陷。並知其所陷。

不但知其離窮。並知其所離所窮。是並病之根源都洞察了。任你千變萬化。我
便洞如觀火。此非知性而知天不能幾此。○他生心自是害政。發政自是害事。
似不待於我之知。而孟子亦謂知其如此者。以生心亦有許多般。則害政亦有
許多般。發政有許多般。則害事亦有許多般。故亦為知言之究竟也。○知義方
能知言。集義方能養氣。故前孟子以外義對養氣。而此節註即以外義為告子
之言之病也。如此見義字是通章主腦。○孟子因知言不覺說到生心害政。因
生心害政不覺說到聖人不易。蓋孟子闢異端衛聖道。一主得力全在知言。故
必說到痛快處乃止。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
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

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
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
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論語

公孫丑問孟子知言養氣之說。乃曰當日孔子弟子有宰我子貢據理立

言善為說詞。冉牛閔子顏淵有德於身。而善言德行為說辭者。不能兼德行有
德行者。不能兼說詞。惟孔子則德行說辭兼而有之。然猶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也。今夫子自謂我能知言。則長於說辭。可知又善養氣。則長於德行。可知說辭與
德行兼孔子之所兼。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乎。

疏義

朱子曰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忒擔當得大。故引我於辭命則不能

以詰孟子。孟子對以惡是何言也。丑又問昔者子夏子游子張皆得聖人之一
體。意欲以孟子比聖人。故孟子推尊聖人以為已不敢當。遂云姑舍是。○慶源
輔氏曰知言則在人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

義生豈非德行乎。○雲峰胡氏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蔡虛齋曰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善為說詞則是亦有言者不必有德善言德行者不期于有言也有德者必有言也。○我於辭命此命字是為命禘謀草創之命。

附善言德行註明云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則所謂善言者只是說得此德行之理透切與已身有而摹擬形似者自不同也若善為說辭是此有數陳無論在已在人或談道德或講事功或使命往來無一不善如何以善言德行便謂兼之况與下孔子兼之句有碍虛齋說未可從。○丑原不知孟子造詣幾於聖因聞知言養氣之論出於平日所見之外因引此一段見孔子兼之夫子亦兼之此是正意孔子兼之猶自謂辭命不能夫子自謂既知言又養氣則明明能兼豈不既聖若以孟子勇於自任為聖則是不足孟子之詞矣。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

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

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曰

孟子不敢以聖自居乃警嘆曰惡以我為聖是何言也蓋聖人之名非惟

我不敢當就是孔子亦不敢以聖自任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知行俱造其極而為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但以聖人之道學諸已汲汲敏求而無厭教之意又以聖人之道教諸人循循善誘而無倦怠之心如斯而已子貢曰學而不厭則文無不考物無不格正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無窮故融會貫通深造不已乃所謂智也教而不倦則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正是一體自然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涵育薰陶與人同善乃所謂仁也仁而且智則是體用

兼備。夫子既聖矣。子貢孔子相問答如此。夫聖人之名。在孔子尚不敢居。我又何敢居乎。子乃謂我為聖。是何言也。

體 朱子曰。中庸成仁。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

仁也是用。○潛室陳氏曰。仁智五為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

智為體。則仁為用。仁為體。則智為用。○雙峰饒氏曰。不厭不倦。須粘上聖字說。

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呂晚村曰。不厭智之事。

不倦。是仁之事。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厭。其仁

也。字語氣當如此看。○不厭不倦。是一事。智仁是全本。

附 朱聖既聖。自是針鋒相對。只學不厭。教不倦。夫子欲與聖字說。離子貢偏

與聖字說。合夫子說。離處是見得學。惟恐其厭。而必欲不厭。教惟恐其倦。而必

欲不倦。尚是勉勉循循。做工夫子貢說。合處是見得學。自不厭。是從智中流出。

教。自不倦。是從仁中流出。仁智兼全。豈不既聖。○虛齋疑孟子是。自任而故為

謙拒大謬。下惟不敢當孔子。故願學孔子。非願學即以聖自任也。孟子是未造

到孔子之聖。故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但孟子知言養氣。即是作孔子之

聖胚胎了。所欠者大而未化耳。程子亦嘗云。孟子之學。已到聖處。則其寔亦有

無容辭者。後面不以顏子自安。非謂勝於顏子。亦是此志。不到孔子不已。且並

無相悖。何足深疑。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

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

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

處也。

所安。 丑見孟子不敢以聖自居。故又問曰。昔者竊聞之孔子之道。大而能化。全

體渾然者也。當時及門之徒。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如游夏得其

體渾然者也。當時及門之徒。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如游夏得其

體渾然者也。當時及門之徒。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如游夏得其

體渾然者也。當時及門之徒。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如游夏得其

體渾然者也。當時及門之徒。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如游夏得其

體渾然者也。當時及門之徒。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如游夏得其

體渾然者也。當時及門之徒。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如游夏得其

體渾然者也。當時及門之徒。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如游夏得其

文學子張得其威儀若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理義完具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微而未廣大耳不能如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也夫子既言不敢比孔子敢問於數子何所處也

疏義

朱子曰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具體而微

附添

註云具體而微謂有其全体但未廣大而或問謂其未若聖人之大而化

之則又似已大矣但未化也愚細玩具體而微與大而未化似尚不同蓋冉牛閔子顏淵三人雖皆長於德行亦未必造詣平等大槩都氣質不偏義理完具而未若聖人之廣大無所不可故曰具體而微其實顏子已造到大底地位但總未化便不似聖人之廣大無不變通是亦微也若冉閔恐只如孟子所云有諸已之信克寡之美而已安能至充寔而有光輝之大乎則其具體而未廣大尤明白矣或問云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愚謂顏子役於思勉居多冉閔滯於形迹居多顏子未若聖人之化冉閔未若聖人之大而

化總之則皆有限量之可言故皆以為具體而微耳

曰姑舍是

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厚誦

孟子曰立志欲大取法欲高數子雖賢姑舍置之吾未敢以之自處也

疏義

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

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總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附添

下伯夷伊尹則直以為不同道也以二子聖之偏以孔子聖之全也茲於

數子不但曰舍是而曰姑舍是正以中間有顏子在論自前似不能舍是而論中心志則不妨姑舍是也姑字有意思是也且之辭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

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

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序講公孫丑曰夫子既不以數子自處若伯夷伊尹其可處之否乎曰二子所

行之事與我不同道即以出處去就謂之彼非其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其可使

之民則不使君可事民可使世治則進而仕非其君非其民世亂則退而隱超

然獨立以清為其道者伯夷也何所事而非君不必皆明君也何所使而非民

不必皆良民也世之治也亦欲進而事君使民世之亂也亦欲進而事君使民

慨然自在以任為其道者伊尹也若夫出處不倚於一偏去就惟安於所遇時

可以仕則仕而無心於必仕時可以止則止而無心於必止時可以久則久留

而非有心於久時可以速去則速去而非有心於速得時中之道者孔子也此皆不思不勉行造其極為古之聖人也反之於我未能有身體而力行之者焉乃我心所庶幾則願學孔子之道與時咸宜四十以前凡所以知言養氣者此物此志也我與夷尹固不同道而豈以之自處哉

疏義魯齋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在此句○雲峰胡氏曰孟子以

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

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東陽許氏曰宰我子貢

至所願學孔子為四節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意○蔡虛齋曰仕止以出

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去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處也

故曰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呂晚村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四可以即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智之事也四則字乃時

中之大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

附參丑只問伯夷伊尹何如並未及孔子孟子因願學在孔子故自家添了一個不同道雖說伯夷伊尹與我不同道然下並排着夷尹之道如此孔子之道如此我願學在孔子故與我不同道也○三聖人雖皆未能有行然平生却只是行孔子之道未行夷尹之道但只未能有行耳非平日俱不行只從今日願學孔子起○不敢以孔子自居而自居於學亦不敢自在為能學而託之於願乃字則字見此外無他心志專一之意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原諱丑因皆古聖人之說而又問曰孔子固聖人而伯夷伊尹亦聖人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其齊等而無高下乎曰否孔子非夷尹所得而班也不但夷尹不得而班自有生民以來聖人雖多求其道德事功之隆未有如我孔子也

味義蔡虛齋曰以孔子之時中言之則伯夷伊尹柳下惠等數聖人所未有以

孔子之事功言之則羲皇堯舜等群聖人所未有蓋孔子一身其時中之道既集伯夷伊尹之大成而其事功之盛又集堯舜禹湯群聖人之大成也故曰兼說為盡

附參既曰生民以來所未有非夷尹所能班則是有所以異矣但皆謂之古聖人則亦未必盡無同處也是然則有同與仍從皆古聖人向生來敢問其所以異從生民以來未有生來○玩若是二字丑原知夷尹不能班孔子但因孟子皆以古聖人推之此乎字尚是疑詞下然則二字丑見夷尹既不能班孔子而又皆謂之聖人則必有同處此與字是進質之辭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

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原義 丑又問曰孔子雖爲生民未有之聖。然與夷尹旣皆謂之聖人。然則有一二相同處與。曰有。假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三聖人皆能以朝諸侯。而一統以有天下。蓋其德之盛自然。天與人歸也。若使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辜。其失甚小。而便可以得天下之大。三聖人皆不肯爲也。蓋其心之正。不可以富貴動也。此其根本節目之大。而凡聖人之所以爲聖者。必在於此。是則其相同處也。

原義 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讓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於人。觀之則可見矣。○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爲。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占之聖人之大根脚同處皆在此。○新安陳氏曰。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節

目之大也。大根本大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之哉。○蔡虛齋曰。蓋聖人之所以得爲聖人者。根本全在德上。故德之盛爲根本之大。然取與之際。最是大節目處。假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所失者如此其小。而可以得天下。所得又如此其大。彼亦不屑爲之。其存心之正如此。故曰心之正爲節目之大也。

附義 以百里而王天下。是大槩言德盛而人歸之。故曰根本。行不義殺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就其中作爲處說。故曰節目。○得百里之地一段。亦是借來形容他德之盛。心之正。非專以是爲三聖人同處也。正須活看。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幸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原義 丑又問曰。三聖之同處在此。而夫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敢問孔子之

所以異於夷尹者如何。曰孔子異於羣聖非我一人之私言也。觀宰我子貢有若之言可見矣。彼宰我子貢有若知識高明足以知聖人假使其知識汙下而不高明亦必不至徇私所好而空譽之。况智足知聖豈肯阿私所好乎。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

疏義慶源輔氏曰智足以知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識趣汙下矣。高明與汙下正相反。高明則必不至汙下矣。反覆極言之以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

附參僅曰是則同則是之外必不盡同矣。既不盡同則必有所以異矣。丑所問者在所以異而孟子下文歷引三子之言直決其為生民未有而其所以異者竟未之言何也。蓋以道而言則時中之全不同於情任之偏上文已見之矣。若其學問事功之盛有不能一一悉數之者故但即其賢於堯舜邁於百王超於羣聖而觀之則其學問事功已有以集前此羣聖之大成而為生民以來所未

有。既。不。僅。異。於。夷。尹。而。亦。自。非。夷。尹。之。所。得。而。班。矣。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序論何以見宰我之智足以知聖人。宰我有言曰自古聖人首稱堯舜以予觀於夫子其事功過於堯舜遠矣。堯舜以道治天下成一時之勲業有限。夫子推

其道以垂教開萬世之道學無窮而且堯舜之道非孔子追述則後世亦無所據。其資於堯舜不亦遠乎。宰我推尊孔子如此而孔子之異於堯舜者見矣。

疏義慶源輔氏曰語聖人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為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堯

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

附參賢于堯舜是就現今寔事而論也。據現今寔事則堯舜僅治一時之天下。

而夫子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後世若無孔子則萬古如長夜矣若易地而觀堯舜何必不能為孔子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虛講何以見子貢之智足以知聖人子貢有言曰自古帝王世代久遠其所行之政與其所存之德固不得而知之矣然而禮所以飾政則其所制之禮則其所行之政可知如禮之尚質者其政簡禮之尚文者其政詳是也樂所以彰德

聞其所作之樂則其所存之德可知如樂之盡善者必性之德樂之未盡善者必反之德是也我持此法以論前代由今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以前歷傳之王

者其德政之善否莫有能遁其情者也但見自生民以來百王多矣未有如我

夫子以一身而備帝王之政以一心而兼神聖之德者也非萬世莫及者哉子貢之推尊孔子如此而孔子之異百王者又見矣

疏義林次崖曰帝王禮樂可以知德政固然矣夫子之禮樂則何如觀其容顏淵為邦之問斟酌四代之禮樂以立萬世常行之道作春秋以寓王法則其政

之所設施功德之所成就固可見矣寧不獨盛於古帝王哉○呂晚村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四節其字明明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俗解

反說包有孔子在內孔子安得有禮樂與政且子貢與孔子又何消禮樂而知耶○此政字是全體猶云功業也非正令之謂也

附添德是已身上底政是行出去底百王之政德子貢雖不能親見然只見禮聞樂而可知之夫子凡在已身上底都是德凡所行出去底都是政况攝相三

月而魯大治尤可以觀政此何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因百王政德莫考而禮樂猶存故云然若孔子一身無往不有禮樂又只是德政之所散著耳虛齋之說

謬甚。○子貢亦非。要知孔子與自王高下。何如。然後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也。只見禮自知。政聞樂自知。德百王自不能違。而究無有如我夫子者耳。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聖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聖者也。○程

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原義

何以見有若之智。足以知聖人有若。有言曰。天地間豈惟民不能為異哉。

即祥如麒麟之於走獸。之常靈如鳳凰之於飛鳥。之蠢高如太山之於丘垤。之卑大如河海之於行潦。之小。雖有不同。然麒麟也是走鳳凰也是飛。太山也是峙。河海也是流。皆類也。聖人之於民。雖有不同。然而聖人也是人。亦類也。但雖

同類則賤。形盡性宜。高出乎人類之上。既出於其類。則自非眾人所及。而超拔乎羣萃之表。此聖人所以異於凡民耳。然聖人固異於凡民。而孔子則尤異於羣聖。自生民以來。聖人亦多矣。未有盛於孔子為出類拔萃之尤者也。有若之推尊孔子如此。而孔子之異於羣聖。又可見矣。合觀三子之言。則孔子之聖。古之帝王。皆不能及。而况夷尹乎。此吾所以願學孔子也。吾惟學孔子。所以能知言。養氣。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疏義

新安陳氏曰。此聖人字。是汎說從古以來之聖人。○東陽許氏曰。伯夷伊

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涂氏潛生曰。孟子養氣之論。雖曰擴前聖所未發。然邇而求之。子思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即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呂晚村曰。三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問。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與。有若要說得品級分明。故將眾人與群聖先簞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末句絕說孔子更盛於古今聖人。

附 因孔子之不類。乃想出聖人之亦類。因孔子之出類拔萃。乃想及羣聖之亦出類拔萃。因孔子並出聖之類。拔聖之萃。乃想及羣聖僅出民之類。拔民之萃。然後孔子之盛。乃見。然後生民之未有盛於孔子。乃見。這是多少曲折意思。通章大意。見知言養氣得統於孔子。雖未至孔子之聖。而願學孔子之聖。其意已盡。故此後只是咏嘆孔子之聖。為古今所未有。以見已願學之意。更不回頭前面作束。其味深長。最宜潛玩。○時說有謂未有盛於孔子句。但言羣聖不盛於孔子。非孔子又盛於羣聖者。如此則孔子與羣聖只一般。但無盛於孔子者耳。豈知古來聖人。寔是孔子獨盛。如何抹得。况賢於堯舜。未有夫子。皆過於羣聖之意。合二節語氣觀之。穿鑿之謬。立破矣。

以力竟全言

此王伯誠偽之辨也。上節言王伯之心誠偽不同。下節言人之應之誠偽亦不同。重以德行仁。王不待大。二句。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工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序講 孟子曰。王伯之稱。由來久矣。而其所以名不可不辨。辨之於誠偽之分。而已。以土地甲兵之力。而假托於濟世安民之仁。此之謂伯。伯者必有。大國。然後

威足以制諸侯。而成其事。若無大國。則力小而不足以假仁矣。以躬行心得之德。而寔行其濟民利物之仁。此之謂王。王者初不待其國之大。蓋其所為全在於德。雖非大國。亦足以有為。如湯與文王。皆王者也。湯之興。不過七十里。文王之興。不過百里。可見其不待大也。豈伯者可同日語乎。

朱子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所謂

德者非止謂有拯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濶。是目已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且如成湯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豈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於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置聰明作元后。是尊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這尊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楊氏真曰。三代之前功爲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爲德之賊。求速效者必入於霸。○呂晚村曰。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泉達原。非兩層兩層看。使著假矣。

附錄 孟子此章只是要辨王霸誠僞之分。非是論他功業語氣如云。以力假仁者。這便是霸。從霸而指其霸之實也。以德行仁者。這便是王。從王而指其王之實也。若說做以力假仁。便可以成霸業。以德行仁。便可以成王業。則不但以力假仁是獎進他做假事。卽以德行仁之心。亦爲成功起見矣。○霸必有六國要

看必字。非此則假仁之事自行不去。而不心服者。亦將有以抗我矣。士不待大要看。不待字。大固仁政易偏。大固時勢無。然而自淺而深。由近而遠。自有不待之理在。○德在王者自己身上看。故曰吾之得於心者。仁在推行政事上看。故曰推之無適而非仁。不但德字濶。王者內外精粗都是。卽仁字亦濶。井田學校。欲與聚惡勿施。無往不是。若征伐以救民。尚是後一截事。不可就當了。仁。○以力以德兩以字。或作兩樣看。謂以力是挾持其力。以德只作用字。謂以德去行仁。愚意用德去行仁。已把德與仁看做兩箇了。用力假仁。自含有挾持意。以德行仁。註用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自字代換以字。最要細看。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土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

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矣

附錄以力假仁以德行仁王伯均有以服人矣然王伯之心有誠偽之不同故人之服之者其心亦有誠偽之各異以力而得人之服者非其心愛慕而服之也屈於力之不足勢不能敵勉強而順從也以德而得人之服者非出於不得已乃由中心愛悅而至誠以相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心悅其道而流離困苦相從而不一也其誠服如此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有云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於是自鎬之西自鎬之東自鎬之南自鎬之北無有一人不思服者夫思出於心心服也此正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彼伯者何足以語此哉
疏義新安陳氏曰王道純乎天理霸之假雜以人欲崇王道黜霸功亦擴天理邊人欲也○蔡虛齋曰以力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服也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也○呂晚村曰但說心服猶覺籠統加一悅字又加而字一轉方見王者服

人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服字氣象便不同○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此方甚是不倫此正是孟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埋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悅服之理更親切分明可信

附錄集註只言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不重申說霸必有大國與王不待大二句故次崖駁虛齋之說然既是力服則自必有大國是誠服則自不待大亦未嘗不包含此意觀非心服也之下又說力不贍也一句即含必有大國意心悅誠服之下又說如七十之服孔子也一句以孔子最無力者即含不待大意但此節只重說人之應王霸不重說王霸之服人故以為申說必有不待則不可耳○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兩人字俱指諸侯不指小民說以力假仁其寔並無仁也故止成箇以力服人耳以德行仁未嘗欲以所行之仁服人也故只是箇以德服人耳○服有一毫不誠亦不能盡東西

南北之人而服之矣。此是橫說。然服有一毫不誠，亦不能盡東西南北之人心思而服之矣。此又是豎說。

仁則榮言全篇

此發時君羞惡之心以強仁也。首二句一章之綱，已含有自求意。而机関只在及是時止。及是時而仁則榮由已。及是時而不仁則辱亦由已。故結以自求正。提策世主精神處。細分之。首節論仁不仁有榮辱如惡之二節。言仁之榮之寔。合國節言不仁則辱之寔。末二節結其意。而引言以明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居孟子曰好榮惡辱者人之常情。不知榮辱之來皆有所以致之也。人君能

修德行善而仁則身尊國顯。不期榮而榮。是榮不自至。惟仁則榮也。若驕奢淫佚而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辱。是辱不自至。惟不仁則辱也。夫不仁既足

以致辱則不仁不可居。而當居於仁明矣。今人君皆有惡辱之心。而其本於身而見之事者。反自居於不仁。不能去其所以得辱之道。豈其免於辱哉。是猶惡濕而居卑下之地。必不能免於濕也。

疏義朱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象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此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

附亦兩則字甚緊。只因當時人君未有不惡大國侵侮之辱者。而書之以為仁。則必不見信。亦只道仁亦未必榮。不仁亦未必辱。此中尚有可展脫處。孟子却說仁便榮。不仁便辱。乃必然而無可移易者。今惡辱而猶居不仁。何也是。因有惡辱而居不仁。一長情事。方說仁則榮。不仁則辱。二句。○時解謂仁不仁只在行事上看。然觀下舉賢能以明政刑。固是行事。但所以能貴德尊士之實。必本

諸身乃有根源不然則有貴非所貴而尊非所尊者矣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開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序論人君惟不知惡辱則曰如知辱之可惡而誠惡之則莫如去不仁而為仁於是貴德而尊顯有德之士士之賢者德成於內者也則使之在輔弼之位士之能者德運於才者也則使之在行司之職斯則治人得而治道可圖矣一旦外患少息而國家閒暇此時最不可失也則遂及是時而與賢能之士修明其政事使大綱小紀秩然不亂修明其刑法使五刑五罰咸得其平此為仁而居於仁也仁則邦本固而國勢張雖強大之國必畏服之矣榮孰其焉所謂仁則

榮者如此

疏義朱子曰國家閒暇人心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為之時也然人心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為之時以至於蠱弊積而禍敗生則倉皇迫遽雖欲為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仁之辱者必及此可為之時而為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服顧也○新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即書所謂吉人之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仁則榮也○張彥陵曰如惡之三字極有力正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竦動他貴德尊士一直說尊士即是貴德賢能便是士賢位能職便是尊

附錄貴德而尊士如云貴德而尊有德之士也統而言之曰德分而言之則有得德之大端全體而為賢者亦有得德之偏長緒餘而為能者觀註訓賢者在

位則曰正君而善俗。以正君善俗。統舉本末而言之也。訓能者在職。則曰修政而立事。以修政立事。各盡偏長而言之也。饒氏有其位。便有其職之說。極好。然看賢能位職。無別猶未盡善。○國家閒暇。只是疆場無事。外侮不至之時。不然豈有安坐無事。而稱閒暇者乎。人君誠能貴德尊士。在位在職。盡是賢能。國家自多閒暇。便於是時。明其政刑。而不以閒暇苟安。若虛齋謂頂收賢能以寔吾國。一旦國家可以有為。然後明政刑。便是兩截看了。雖國家多事之秋。亦斷無不可明政刑之理。亦斷無賢能安坐無為之理。孟子只是見當及時有為耳。○註云。則足以正君而善俗。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兩足以。但言其理能如此耳。明其政刑方是寔在功效。正君政刑之本善俗。政刑之成。修政立事。政刑之寔如此。看於賢能分上尤切。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或彪反。

詩。幽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苴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慮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序。人君當及時圖治。詩嘗言之矣。幽風。鴟鴞之篇。托鳥有云。及天未陰雨之時。往取桑根之皮。用以補苴巢之牖戶。使之堅固。以避不測之患。今此在下之民。其或有擊射而侮予者乎。孔子讀詩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思患預防之道乎。人君能及時而治其國家。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則無隙可乘。而誰敢侮之。觀詩及孔子之言。吾所謂仁則榮者。豈不信哉。

疏。蔡虛齋曰。所謂鳥。非指鴟鴞。鴟鴞鳥之害也。以迨天之未陰雨。比及時。以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比明其政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比雖大國必畏之。○今此下民。註曰在下之人。蓋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

亦要切思慮豫防之意。非徒言治國家之道也。○只為有侮子之民，所以要綢繆。繆，爛戶所以要未雨而及時。綢繆也。孔子要未雨綢繆，只以一治字括之，而獨以誰敢侮之與侮子相應，可見吃緊在此一句。且章意能明政刑，則大國畏不能治國家，則大國侮侮字與畏字對，亦與不仁則辱之辱字相關。○不日不陰雨，而日未陰雨，未字甚活。天非果不陰雨，特尚未陰雨，亦非必欲陰雨。茲尚未陰雨，若必欲陰雨，則刻矣。若必不陰雨，則私矣。天總無心，但看物之能逆不能逆耳。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然則時固難得而易失也。今之為國者不能預收人才以寔其國，俟國家閒暇則及其時而般樂以縱欲怠敖，以偷安政荒而不之問，刑虐而不之恤，其

不仁如此，則國事日非，國勢日蹙，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所謂不仁則辱如此。

疏義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容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

附錄自求禍豈有得福之理。般樂怠敖便是不仁，自求禍便是辱。以自求二字貼則字之意。○縱欲之人豈有不偷安之理。如此之人安肯貴德尊士以明政刑。不明政刑在不貴德尊士內，饒氏以般樂分貼不明政刑，以怠敖分貼不貴德尊士，大謬。○般樂固有縱欲之事，怠敖亦正在有事上見。怠則慢事，教則侮物，蒙引分靜動亦非。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序講夫榮即福也，以已之及時圖治者致之辱，即禍也。以已之及時苟安者取

之可見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疏義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

附錄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以仁則榮不仁則辱二句作提綱貴德尊士以明政刑即所謂仁雖大國必畏則榮矣般樂怠敖即所謂不仁是自求禍則辱矣本文禍福無不自已求之結此二節張說悞跟末兩節不知引詩只作上下文過脈非正講。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太

甲尚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違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厚誦詩云人能常念合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太甲曰已無罪而大降之災猶可修救以挽回自為不善而蹈於禍則必至死亡而不可得生詩之言即福自己求之謂也書之言即禍自己求之謂也仁則榮不仁則辱豈不信哉

疏義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求福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教自作禍也不仁之辱如此○新安陳氏日記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疆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疆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以遠不仁之辱亦過人欲擴天理也

附錄此因上言禍福無不自已求而復引詩書以明之以見其必然而無疑也當時人君不肯強仁亦以為禍福之榮辱由於天命有非人之所能為者故引詩言配命則知命由於天而所以合乎天者仍在於我也引書言天孽可違自孽不可活則知天能禍不仁而不能禍仁則所以致辱者仍在我之不仁也○自求多福與自作孽兩自字與上自求禍也自字一般作自家之自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自字作由字解

傳賢言全旨

此勉諸侯寔行王政以致王重信能行一句上五節言王政可以得天下之心

便舍當行意未節總結之勉之以行而斷其可以致王王政以得人心為本悅而願是得其心也五願字從五悅字生來天下皆悅便可無敵於天下然非信能行之不可能行又全在一信字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原義 孟子曰今之諸侯王不能致王而天下皆得而敵之者不行王政故也王政行則人心得矣如賢能之士國所賴以輔治也若尊禮其賢者器使其能者凡賢能之俊傑皆布列在位則天下之士聞風感慕皆悅吾用人有道而願立於其朝矣

疏義 雙峰饒氏曰俊傑謂人中之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讒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呂晚村曰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耳

仁政固不只此也然王者規模大段已具○五節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願者未即其事也至無敵而王方是寔效○此節正當重在賢字能字俊傑字蓋與任得人方能掣然有當於士之心此士之所以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附義 分而言之則曰尊賢使能統而言之則又曰俊傑在位尊是隆敬意使是任用意前章在位與在職對看則在位自是尊位在職只是各辦職事此在位統承尊使則兼尊卑之位說○看戰國時皆自居為士有那一箇當得賢能俊傑者於此先不分明任憑你講尊使在位歆動一班遊說刑名之類如何能到王政地位如何能行便無敵於天下也故尊使前須有本領始得○孟子只因當時人君不行此五者且於此五者大相反而欲王天下正是生民以來未有能濟之事故孟子言能如此則天下皆悅而願如此矣若說做要天下歸心乃尊使在位與不征不壓云云則行王政之心先不誠矣切莫倒看了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其於市也，則有待商之政。或逐末者貨多，則賦其市地之廛以抑之；而不更征其貨，或逐末者貨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已。而並不賦其廛，則天下之商皆悅，吾待商之厚，而願藏於其市矣。

朱子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若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處皆在焉。後一區為外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舖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訊察異服，異言之類。○蔡虛齋曰：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活字廛，無天里之布之廛，是死字廛。○附錄論治市法，是一定不可少者。廛是參酌而用，征原先王所無，然戰國人君

法其所輕，廛猶不滿意，而惟重在征矣。惟重在征，故孟子先說不征，次亦無不盡廛。故孟子又說不廛。且逐末多，亦只廛而不征；逐末少，則並法而不廛。正見寬仁中又有寬仁也。○若謂逐末之人多，則廛以抑之；逐末之人少，則心不廛，勢必將使逐末之多亦變而為少，而後已。何以使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乎？愚意多少論貨，不論人如逐末者，貨多則貪心無厭而取利亦多，故當廛以抑之。如逐末者貨少，則本少必利微，祇當治以市官之法而已。並不廛以厚

之如此，則天下之商有不皆悅而願藏於其市者乎？

經見前篇

往來者，旅也。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閔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但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奸宄，而不征其往來之貨物，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德而願出於其路矣。

疏義 雙峰饒氏曰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閔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附參 天下行旅之人為類不一有欲仕者有卿大夫之聘問往來者有率車服賈者此却单指服賈者而言故但訊察非常而不征其貨物往來之稅若卿大夫之聘問者無庸訊察士人之欲仕者亦無物可征也惟譏而不征繼見閔政之仁如今之為閔也將以為暴亦是如此說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序講 以耕為業者農也其於耕也則復井田之法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

橫稅其私田則天下之農皆悅吾薄歛之仁而願耕於其野矣

附參 用貢法多取則是不助而稅矣用徹法而兼履畝則是助而又稅矣惟但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稅其私田則僅用民之力而不損民之財農豈有不

悅之理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氓音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序講 至於一夫百畝之征先王所以為遊民而無常業者徹也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先王所以為惰民而不種桑麻者罰也而非所論於廛也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其人非無常業則無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其地不可種桑麻則無令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疏義 朱子曰後世之罰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遊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閔民無職者上之人皆

有法以抑之。此所謂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遊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末流之害。縱人欲滅天理者也。○雙峰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輪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絹。○蔡虛齋曰。宅不種桑。寡者此。宅內言。謂荒其地也。○民無常業者。此主游手遊食言。常業謂工之作。商賈之賢。遷貨財者。不兼土之學。言只指市宅之民。亦似不兼農言。

里。此里字。有專指後市之里者。有兼指左右各三區及後市之里者。有以里而不征之里。指後市之里。而以此里字。專指右左各三區之里者。愚意單指左有各三區之里。為當何也。後市之里。四面有門。第為交易之所。故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日晏而市。百族為主。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不但為地甚狹。並不可以種桑麻而交易之。區亦無一定。居住之人。何自而罰以夫里之布乎。惟左右各三區之里。或為農夫在邑之里。或為百工營

作之所。或為商賈居停積貯之處。愚意農夫在邑之里。合在田之二畝半。皆為種桑麻之所。則里布夫稅。家征自有常額。商之居停積貯。雖久於其所。然戰國時既屬而又征。豈於征之外。又有里布夫稅。家征之理。如此則既屬之又征之。又有里布夫稅。家征以擾之。有一人而五罰者乎。命何以堪。至於賈其居停積貯。未有常所。屬征既不免矣。然行止往來不常。恐里布夫稅。家征亦無自而罰之。惟百工之人。技藝營作。居有常所。屬其定宅也。既不與市里同賦。又不與貨物同征。於是因以里布夫稅。家征取之。至其並非無常業。亦並非能種桑麻者。皆不論也。此非愚敢妄說。只看上已分士商旅農。而此復曰天下之民。則不在上商旅農之列矣。又曰願為之氓。則但入編氓而非士商旅農之比矣。斷指百工技藝之民無疑。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序論五者之政能得天下之心如此人君特患不能行耳果信能以寔心行寔

政於此五者一一見諸施行則鄰國之民若士農若商旅若氓皆仰而愛戴之若父母矣既仰我爲父母則鄰國之民卽我之子弟使鄰國之君率民以攻我是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也自生民以來未有以率子弟攻父母而能濟其事者也如此則我無敵於天下矣無敵於天下者是天所命之吏也爲天之吏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而征伐之可以安撫萬民宰制六合於王天下何難哉然而不至者未之有也是在能行者矣苟不然者卽吾民皆吾敵也况鄰國乎哉

疏義變峰饒氏曰史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新安陳氏曰欲除後世過取以奉其私之弊而一行之以先王之法皆所以遏人欲擴

天理也

附錄當時不能行此五者則與王道大相背馳固不能無敵而王天下卽虛心假意要行此五者而無誠信之心則功夫半零不落亦無無敵而王天下之效或反道王政無功故孟子必下信能行三字○上五節只言有感必有應之理此方言能行之寔效仰之若父母從上五箇願字生來弟言其情率子弟以攻父母未有能濟方言其事惟足以爲民父母故天自命之爲吏以伐暴而救民註雖兼廢興存亡說自重廢亡邊

人皆言全看

此勉人君克不忍之心以行仁政首節言仁心人所同具次節言先王能克滿其量三節驗人之皆有四節五節決人之必有末二節欲人克滿其本心之量首節乃一章大旨工夫全在末後一節重擴克止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也。

序請 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又各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故不忍害人之
心。人皆有之。不以聖凡而有加損也。

疏義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爲只是生物而已。且古百
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將此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箇箇肖他。本不須說以生物
爲心。緣做箇語句難做。着箇以生物爲心。○天地生物。自是溫煦和煦。這箇便
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
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新安陳氏曰。不忍卽是仁。忍則非仁。性中
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面提起。所以謂之皆有。不忍人之心。
者。便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蔡虛齋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兼四端
此一章重擴克。此章首一節當做大旨看。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以

下總是申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自凡有四端於我者。以下是說人當如先王
有以推。不忍人之心。前只言。不忍人之心。後兼言四端。分明仁統四德。前是專
言之。仁。後是偏言之。仁。○張彥陵曰。日人則無。古今爾我。日皆則無。彼此異同。
日有則非本無。加益。

附添 天地惟以生物爲心。故不但生物爲生也。如日月以照臨之。雨露以潤澤
之。雷風以鼓動之。霜雪以堅凝之。陽舒陰斂。無在而非生物之心也。人因得夫
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故衣食以養育之。教誨以涵濡之。爵賞以勸之。刑罰
以威之。剛柔並濟。亦無在而非生物之心也。此卽不忍之政之所由起。而聖人
之所以本天也。○或卽以此。不忍之心。單在情上見。是蓋因下文以莫不有怵
惕惻隱之心。解之也。不知心統性情。可以言性。亦可以言情。怵惕惻隱。自是在
乍見孺子入井之後。有所感動之狀。故惻隱上。又加怵惕二字。爲不忍之心。難
見。故於此處見之。此句圖說。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是一箇現成底。不忍

之心自該性情而言。故朱子詩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方見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程子亦云：心生道也。以其自具此生道，非徒在用。上見。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序論 但人有是心，而私欲間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先王全體此心，隨感而應，雖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失養，卽有井田諸政，不忍人之失教，卽有學校諸政。不待克廣而此心之用自無所遏焉。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由親而疎，自近而遠，心之所發，皆政之所施。則老老幼幼各得其所。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其於治也。可運之掌上，而無難矣。此所謂全其

皆有之心也。

序論 雙峰饒氏曰：斯猶卽也。聖人之心，無物欲之蔽。雖有不忍人之心，卽有不

忍人之政。不待克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須待克廣。○蔡虛齋曰：先王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胸中無一物以障之，故天理自然流出，無壅蔽也。

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則爲他隔。着流不出來矣。故人皆有所不

忍，而又須達於其情，忍也達之於其所忍，則須察識擴充。○呂晚村曰：全章指

示性情體用，他人雖有此節，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箇極頭樣子，以爲擴

克之的。是上節註脚下五節總旨。○以行二句，卽是斯有中事。此急發語，非層

次語也。但斯字指聖人過化存神不可知之妙，而以行二句，卽就其中見聖人

寔地施設處，却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方。○以行二句，正好與離婁章參看。心

與政本一物也。未有政時，先有心在。既有政後，心卽寓焉。以字如火之附薪，行

字如舟之載物。

註明云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曰全體此心者即所謂滿腔子都是此不忍之心也隨感而應者看那一樣事感來便以那一樣道理應之無待察識而後知也故其所以無非不忍人之政者是他因心立政便可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便成箇不忍人之政非擴而充之而後漸次能之也○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此推字即本文行字乃由心而達之政也後面擴充謂擴而大之以充滿其分量是以一端而達之全體也况擴充工夫無論有位無位之人皆做得學者於日用之間無在不可察識其端而擴充之不限定推之政事若有位者則便在政上擴充亦無兩截工夫耳○晚村謂此章偏注重政一邊非也開口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到治天下可運之掌只是此不忍之心達之耳下擴充雖不能離事以為擴充要只是因此心四端之發而擴充之如何反重政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

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請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先王因心以行政豈得謂先王獨有此心而人或無此心乎蓋不忍人之心固人皆有之者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驗之今人乍見無知之孺子將入於井無問賢愚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莫不為之驚動而傷之切痛之深者何也不忍孺子之無知而入井也試推其所以不忍之故非欲以此納交於孺子之父母而結其好也非欲以此于求於鄉黨朋友之美譽也非

惡被不救人之名。而欲以此避之也。舍粹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机自動。此所謂本然之真心。此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疏義

朱子曰見孺子將入井。惻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說話。孟子說

得極分明。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然底。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也。看脚手不得。縱有許多私意。要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但更遲霎時。則了不得也。是非辭遜羞惡。雖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似較大。得此子。○非惡其聲。非惡其有不救孺子之惡聲也。○惡其聲。已是有此計較。乍見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其聲之念。一形則出於人欲也。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体察。○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纏纏着。更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良痛傷。固是痛。知針子略刺其血出也。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便無此子間隔。癢痛疾痛。莫不相閑。總

是有此子不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雲峰胡氏曰。美註與謝氏皆看得在見。一字緊。蓋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或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緣卒乍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由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謂善形容矣。

附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未發時原無可見。而孟子獨謂其皆有。恐人信不及。

故此開口着。所以謂三字。汎而指之曰。今人對上。不惟先王有見。人人皆有之意。○怵惕從乍見二字。生來。惟其乍見。不覺怵惕。惟其怵惕。不覺惻然而傷。並隱然而痛矣。註云。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是就此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而指見不忍人全體之心。諸儒因此句。把首句單指已發之情說。非是。○連下三箇非字。是極形容乍見時發露之真。無一毫轉念計較處。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

之心非人也惡去聲

羞耻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字義不忍孺子入井之心其無所為而為者如是由是乍見觀之可見人必有惻隱之心若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有惻隱之心則必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不獨乍見孺子之時為然也人皆有見不善而羞之惡之之心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皆有見利不可苟得而辭之讓之心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人皆有分辯可

是則是可非則非之心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疏義朱子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為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為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為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心統性情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

所統者言爾○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莆田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便引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蔡虛齋曰是非是活字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

附由是觀之言即不忍孺子入井一事觀之便知人皆有惻隱之心矣既有惻隱則知其必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無則非人只是反決之辭見人則皆有必矣故此一節只了得人皆有三字另說者非謂為下節過脈者亦非○朱

子謂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者以惻隱之心包却辭讓羞惡是非而言之也又云既仁矣合惻隱則惻隱合羞惡則羞惡不成只管惻隱須有斷制此見惻隱之心又少不得羞惡已成之不然豈不流而為姑息又曰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這便是少不得辭讓之禮知其當惻隱羞惡而必於中節這便是是非之智此又見只一箇惻隱之心了不得故又必有羞惡辭讓是非也蓋論源頭只一箇仁自包了義禮智論成

就則必得義禮智方全得一箇仁。此孟子所以既說箇惻隱之心而又必推言羞惡辭讓是非者。正以此諸儒發揮朱子前說甚切而於後說似猶缺略。敢爲發之。

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序講夫四者之心所以觸之而即應者情也。皆性之所發也。人具仁之性本有慈愛之理。惻隱之心是仁所發見之端緒也。有仁卽有義。有禮。有智。人具義之性本有羞惡之理。羞惡之心是義所發見之端緒也。人具禮之性本有辭讓之理。辭讓之心是禮所發見之端緒也。人具智之性本有是非之禮。是非之心是智所發見之端緒也。使無仁義禮智之性。又安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乎。

疏義

朱子曰。怵惕惻隱羞惡都是道理。自然如此。不是安排。合下制這仁字。纔是那傷善底事。便有箇惻隱合下制這義。

慈見那不好底事。便自然羞惡。這仁與義都在那惻隱羞惡之先。未有那怵惕底事時。已先有那愛底心了。未有

那羞惡底事時。已先有那斷制裁割底心了。又曰。日用應接動靜之間。這箇道

理從這裏迸將出去。如箇寶塔那臺光都從四面迸出去。○四端未是盡所以

只謂之端。○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着。只得將他發動處看

却。自見得恰如有這箇見子。便知得是這樣母。○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

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新

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潛

室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

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說外面可見

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

附不惟心統性情故說箇惻隱之心便因情而連及性矣指之爲仁之端便由性而達之情矣體用原不相離着眼在八箇之字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所皆有已上文說過此節不過卽是心而明其爲仁義禮智之端以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之皆有者卽仁義禮智之皆有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卽是端而人不知其爲仁義禮智之端故孟子指之爲仁之端也云云之字也字神情活潑然孟子必欲人認取仁義禮智之端者以其不能察識則其端終昧而不能擴充則其端終失也人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偶然發動處但謂人本有仁義禮智之性則多性不及惟卽從偶然發動之必有者指其卽仁義禮智之端而人可無疑於性而擴而充之以復其本然之體矣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序論然是四端非本無而暫有者也人之心必有是四端也猶人之身必有是四體也天下無四體不備之人則亦豈有四端不具之人乎人旣皆有是四端則人皆能全之矣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全者是甘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全者是置其君於不善之地賊其君者也然則臣固不可以賊君君亦安可以自賊哉不安於自賊則當知所以察識而擴充之矣

附不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旣見其必有矣下又說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則非不能有此四端可知蓋旣曰有如何又說不能只是謂偶有其端而不能得其全體如偶有惻隱之端而自謂不能全得此仁偶有羞惡之端而自謂不能全得此義禮智亦然所以如此者只是物欲遮蔽之耳纔有物欲便遮得全體不見了蔽之之字自指仁義禮智說下面擴而充之亦是由四端而充滿其仁義禮智之量俗解反謂此章重情不重性謬矣○凡人皆不可自用此句亦該得爲君一種人在內下賊君是帶說○此節承上皆有而起下擴充之意

四端是性之分見處四體亦是身之分見處故借來比並說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原註 特人多爲私欲所蔽不能察識而擴充之耳誠使凡有四端於我者隨其

發見之端自加察識知仁義禮智之端爲我之所必有皆欲一一推廣而充其本然之善矣則本體昭融眞機活潑其日新月盛之機若火之方熾而不可撲滅泉之方出而不可壅遏此知擴而充之機勢也苟能由此方動之機而遂充之以極其量則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知舉四海之大足以保之而無難苟不充之則仁義禮智終非已有雖至親若父母且不足以事之况四海乎皆有是心者其以先王自勉焉可也

疏義 孟子曰人須擴而充之人誰無慟隱只是不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是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常如此恰似火相似

自去打滅了水相似自去打塞了如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打折了便是了更無生意○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恁地如羞惡辭讓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要事事皆然方

是充。滿。謙。足。無。少。欠。闕。也。知。皆。擴。而。充。而。擴。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到。荷。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卽。掉。下。擴。字。只。說。充。字。○知。字。只。帶。擴。充。說。知。皆。擴。而。充。之。與。荷。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上。面。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問。推。字。與。充。字。曰。推。是。行。道。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能。充。則。填。得。來。滿。了。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雙。峰。饒。氏。曰。集。註。卽。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以。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愛。是。充。仁。之。量。曰。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當。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可。以。燎。原。赴。海。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卽。滅。泉。始。達。而。卽。壅。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一。始。字。之。意。○慶。源。輔。氏。曰。集。註。反。求。默。識。者。格。物。致。知。窮。理。之。事。也。擴。充。之。者。誠。意。正。心。力。行。之。事。也。○新。安。陳。氏。曰。

此。章。始。專。以。不。忍。人。之。仁。言。繼。因。體。驗。惻。隱。之。心。而。悉。及。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實。四。者。一。仁。也。惟。聖。人。能。以。是。心。行。是。政。安。而。行。之。者。也。惟。君。子。能。知。其。本。有。是。心。而。擴。充。之。勉。而。行。之。者。也。若。衆。人。則。不。能。識。察。不。能。擴。充。此。心。雖。發。隨。發。隨。真。自。棄。也。○雲。峰。胡。氏。曰。集。註。於。盡。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下。一。量。字。蓋。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是。其。大。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性。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滿。此。心。本。然。之。量。○蔡。虛。齋。曰。大。註。知。皆。卽。此。而。充。滿。其。本。然。之。量。一。此。字。指。上。文。四。端。在。我。隨。處。發。見。者。言。又。云。能。由。此。而。遂。充。之。此。字。又。指。知。其。卽。此。推。廣。而。充。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言。二。此。字。所。指。不。同。○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有。不。忍。人。之。心。而。能。察。識。擴。充。之。以。行。不。忍。人。之。政。者。也。至。於。足。以。保。四。海。則。亦。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

朱子語類有重知字說者有不重知字說者不看分明便有偏病愚細玩

之其重知字說者就凡人用功而言不能察識如何能擴充是擴充全在察識其端推廣充滿得去故曰不知都只是冷過了其不重知字說者就孟子文勢而言只是知得四端之發見便即此推廣而充滿之自有火然泉達之機語氣一直注到擴充上去不滯在知上說也孟子必帶知字說也見要察識未抹去此意然只帶知字注到擴充上則以人但有四端發見無不自覺只擴充為難也交互看愈見其妙○是箇火自是要然之箇泉自是要達是箇仁義禮智之端自是無不可推廣充滿也故必先認得火字泉字方講得然達此一層重性說也然火却只怕不然泉却只怕不達如仁義禮智之端只怕窒塞不擴充遂無可奈何耳故必須有始然始達之機這火與泉乃有用此一層又是重擴充說也人惟知重擴充而不推本於性之自具則此始然始達之機如何便不能止下文能充如何便保四海也道理須要識得根源如此○火始然泉始達只是言其機勢之自然其實擴而充之中間由微而著由著而益著由近而遠由

遠而益遠亦有許多漸次在非一蹴而便至能充也到能充却是就滿其分量而言故曰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却又不但是不滿其量乃雖有四端彼自坐定了不去充故曰不足以事父母

此以是非羞惡之心醒人之當為仁也首二節即擇術以明自處不可不仁中二節言不仁之可耻而勉其為仁如耻之莫如為仁二句乃一章之要領末節方言為仁當反求諸已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傷人函人惟恐不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則人盡仁也彼矢人之本心其初豈不仁於

函人哉。乃矢人惟恐其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惟恐其甲之不堅而傷人。是
矢人之心似不仁於函人矣。不特矢人函人然也。即彼巫者常利人生。匠者常
利人死。亦有然是匠者之心似不仁於巫矣。此非其本心之有異。亦其所為之
術有以使之也。故術之在人。關係甚大。習於仁則有仁人之心。而善念日生。習
於不仁則有不仁之心。而惡念日長。人之擇術可不慎與。

論語 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出人當擇仁而處之。

論語 矢。函。巫。匠。都是舉來做引頭。見惻隱之心。無論矢。函。巫。匠。皆有。只因所業
之術有仁不仁。故其心惟恐有傷不傷也。術不可不擇。仁而處人。凡有執業。豈
可不處於仁。故下引孔子之言。以見人當擇仁而處。矢。函。巫。匠。相對待。說仁則
貫徹乎其中。無有對待。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為得。曾天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
仁是不智也。焉於處反 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
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
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
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
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序論 慎則必擇所處矣。孔子嘗曰：里有仁厚之俗。擇居者尚以為美。若人擇所

以自處而不於仁。則本心之明已失。安得為智乎。孔子此言。蓋謂夫仁也者。自
其天所予而言。則得天地生物之心為最先。所以統四端。該萬善。而為良貴之
首。尊莫尊於此焉。乃天之尊爵也。自其在人者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
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離安。莫安於此焉。乃人之安宅也。此尊爵
安宅。自有而自為之。誰得而止之。今莫為之禦。棄其所至尊。舍其所至安。則是
非之心已失矣。孔子所以謂之不智也。

慶源輔氏曰五性皆人心之德而仁則周貫乎四者之中故為本心全體之德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天理方始是仁此所謂有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即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也○西山真氏曰仁乃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下文是也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蔡虛齋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此句於爵字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此句於尊字始見

即術之不可不擇處於仁以見人當擇仁而處故引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之言下緊接夫仁說可見並無証上擇術之意但孔子所言擇不處仁單就里說孟子引來見人當處仁不單就里說此其小異耳○註云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又曰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下兩箇自字有意蓋仁是我自家

本有之理而不自處之便是自棄此理非如術之在外可聽其去此而擇彼也○仁原不必名之以尊爵安宅然後當處不過為當時不肯為仁之君而發不僂口爵而曰尊爵以仁之不能兼統四端而言也不僅曰宅而曰安宅以人之得仁而處者言之也當時人君意中之尊爵安宅究竟不尊不安以其非天之尊爵人之安宅故天人字亦下得甚有意思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為役由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為矢也

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不智則不能擇仁而處即為不仁之人矣不仁之人物欲日蔽本心日昏

而益以不智矣夫既不智則不知禮之所在而動必越禮不知義之所在而行必乖義是無禮無義也四者俱無則自失其良貴而置身於卑賤之地而為有德者之所役是人役也既為人役而顧耻於為役吾恐役之終不可免也猶夫

業弓之人而耻爲弓。業矢之人而耻爲矢。卽欲不爲而不可得也。亦奚能免於人役哉。

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故不智不智。則懵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蔡虛齋曰。以用功之序言。則先智而後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而後智。人役而耻爲役。以下皆是激而進之之辭。林次崖曰。弓矢人如何耻爲弓。矢攻於小藝。以供民用。是不能大有爲以服役人。故自羞耻。不能自強以服役人。但爲人役而耻之。亦猶是也。

附錄。仁自是吾心所本有底。不仁自是吾心所本無底。今忽舍却吾所本有之尊爵安宅。而自就于卑汙之場。陷溺之危。豈非昏蔽之甚。故不仁由于不智。此朱子謂仁義禮都藏在智裏而也。然昏蔽不智。却是甚麼昏蔽。他不過人欲之私。纏擾深錮。所以失其本心之明。而人欲之私。纏擾深錮者。只是一箇不仁耳。故因不仁而益以不智。更至無禮無義。蓋仁畢竟是總腦。不仁不智無禮無

義。則放肆邪侈。無所不爲。必至爲人所役。人役也。是斷定必然之辭。時解謂不。過卑之以見不仁之可耻。反說寬鬆了。

如耻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序講。爲人役而不知耻。則已。如以人役爲耻。莫如反不仁而爲仁。崇尊爵。居安宅。則良貴在我。自不至爲人役矣。慎擇所處。計無有外於此者。

附錄。前面是不智也。只是見人自不爲仁。便是無一毫本心之明了。人誰無一毫本心之明。奈何不爲仁。這便是重仁說。非重知說也。後面又說不仁不智。因而無禮無義。豈有爲人役而不耻之理。然去耻必要爲仁。亦是重仁說。非重義說也。○旣無禮無義。則宜失其羞惡之心。何以猶知耻爲人役。蓋無則俱無者。人欲之橫流也。無之而不能絕。猶有時而發者。固有之良心氣不息。則理不全。

無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中

論語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為仁何如亦反諸已而已。人固莫有禦之者也。蓋我為人役不必忍人之役我。蓋仁者有如射然。射者之於射不遽發矢也。必內正已之志。外直已之體。極其審固而後發矢。苟發而不能中。則不怨人之勝已者。惟反求諸已。以為吾志有未正。吾體有未直。求所以正之直之而已。為仁由已而不由人。何以異此。誠能為仁而智與禮義無不該矣。何患為人役哉。

論語

朱子曰。仁者如射。但那發時毫釐不可差。○雙峰饒氏曰。此章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同。皆是教時。君因耻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已。已當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新安陳氏曰。人所以不為仁者。出於是。

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耻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蔡虛齋曰。承上文如耻之莫若為仁。說為仁便是仁者。○仁者如射一句之下。皆就射上說。而為仁由已之意在於言外。

論語

仁者只作為仁之人。集註為仁由已句甚明。若已足箇仁者。則又安有不中。安有怨勝已之理。下面都不消說了。仁者如射一句。斷住下。只就射說為仁者。須是自家先有其德。方可發政施仁。即正已而後發之譬也。既然以德。行仁自無不當。然毫釐之間。偶或有差。無以當乎天理之則。而合乎人心之安。即發而不中之譬也。如此豈可怨人勝已。仍反之已。只是修德自強。貴德尊士。以明政刑之類。即反求諸已之譬也。

論語

此見聖賢樂善之誠。愈進愈無窮也。不得以三平畧過。亦不可抑由禹以形舜。

孟子卷之三 孟子

三

三

要見由禹已是大。舜則更有一種難及處。此乃孟子恢弘善量。引人詣極之意。歸重君子莫大句。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氏曰：仲由喜聞過。今各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原註孟子曰：吾嘗屋觀古昔聖賢而見樂善之誠焉。昔子路勇於自修。惟恐已之不善。失於不知而不能改。有人告之以有過。則忻然而喜。以其得聞而改之。其樂善何誠也。

疏義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已。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蔡虛齋曰：喜其得聞而改。便有遷善之機。是子路之樂善也。

附錄註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于自修如此。全重在聞而改上。若只喜聞便了。却有甚意思。本文吃緊。要看則字。若人告之以有過。稍加轉念。便生護惜。即謙處亦是假謙。虛今纔人告之以有過。此便喜了。則其出于中心之誠。然可知。且必先有要補過遷善之心。素蓄於中。故方告則喜。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豈有喜過不改之理。○只喜聞過。便是樂善無兩層。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原註若禹則不待其有過也。一聞人之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觀書曰：禹拜昌言。則受善之誠更可知矣。

疏義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修。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

附或。因。下。大。舜。有。大。焉。句。兼。承。由。禹。逐。謂。上。兩。節。是。平。列。無。軒。輊。非。也。孟。子。逐。層。說。下。便。有。一。層。進。一。層。以。見。善。量。無。窮。之。意。但。不。重。分。別。大。小。以。貶。抑。由。禹。耳。註。云。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便。見。較。子。路。更。進。之。意。蓋。子。路。必。待。有。過。而。後。人。告。必。待。人。告。以。過。而。後。喜。則。其。來。善。也。猶。未。廣。矣。惟。聞。善。言。則。拜。則。其。受。善。也。益。多。屈。已。拜。受。只。言。其。誠。不。在。拜。上。見。進。於。子。路。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樂音洛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序由。禹。樂。善。已。不。可。及。矣。至。於。大。舜。則。胸。襟。度。量。正。有。大。焉。者。舜。視。善。爲。天。下。之。公。理。本。無。彼。此。爾。我。之。殊。而。與。人。同。之。焉。不。存。一。已。之。見。於。心。而。舍。已。從。人。無。所。係。吝。不。知。善。之。在。已。也。惟。舍。已。從。人。並。不。存。一。人。之。見。於。心。而。見。人。之。

善。則。樂。取。以。爲。之。不。待。勉。彊。亦。不。知。善。之。在。人。也。人。已。兩。忘。所。謂。善。與。人。兼。者。也。其。大。爲。何。如。哉。

疏

朱。子。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已。

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已。孰。爲。有。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謂。之。舍。已。者。特。言。其。亡。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回。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慶。源。轉。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之。者。禹。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聞。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有。人。已。之。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蔡。虛。齋。曰。舍。已。從。人。樂。取。于。人。以。爲。善。二。句。只。是。一。事。故。下。只。言。無。非。取。諸。人。者。○。舍。已。從。人。已。字。重。從。人。卽。是。樂。取。諸。人。也。

○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呂晚邨曰此章只是形容善量無窮不是較量三人品第也○與人同舍已從人正言其取善非謂其忘也即忘亦忘人之見豈忘善哉

附錄 路聞過而後改無過時恐尚有疎忽處禹聞善則拜是善量較濶於子路心思亦縝密似子路此中未嘗無層次但以大舜相方則由禹皆有人已迹象未化故惟舜為大舜之大於由自不必說其大於禹只在安勉之分纔有安勉便有大小故朱子謂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益纔着意做便介介於人已纔出於自然則只見得善是公理惟可樂而已或看大小在安勉外者非是○總只一善與人同該了舍已便是要從人從人便是取於人但人惟有所係吝則舍之難必待勉強則樂之難註只是說得無所係吝不待勉強意出耳若認定兩句分說於理未融即所謂已未善者豈行真有未善只是聖不自聖見人善便似更善於已使斷無所係吝而從之耳或問謂

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者正以此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附錄 然舜之取於人不但一時為然也自耕稼而陶而漁以至登庸而為帝無非取於人者或聞一善言或見一善行無不樂取而為之蓋終身如一日也

附錄 朱子曰觀其居深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總則其自始及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

附錄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是包括一生而言以盡無非二字之量或問兼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者蓋無一毫之私則徹內外而皆樂善之誠矣無一息之間則徹初終而皆樂善之誠矣總是橫豎反覆看之意

取諸人以為善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原夫取人爲善，未嘗有與人爲善之意。然天下之善者，以見取爲榮，自然益勸於善。未善者，以不見取爲恥，亦皆勉而爲善。是乃許助人之爲善者也。夫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則是君子故有以成己，又有以成物矣。故君子之善，莫大於此。此由禹大舜雖有大小之分，而樂善之誠，無彼此之間。有以裕於己，而及於人者，則一也。學者可不勉哉。

而問是與人爲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之意否？朱子曰：然。曰：三者本意，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否？曰：然。○大舜樂取諸人，以爲善，是成己之意，是與人爲善也。是著人之善。○新安陳氏曰：舜事優於禹，禹事優於子路。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循

欲背理，諱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必先忘欲克己，然後能至公而自然無私，故必如子路之克己，私始漸能如聖人之與人爲公耳。○新安倪氏曰：語錄云：三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卽此條以証集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路樂於聞人告之，以有過，禹樂於聞人之善言，而并舜樂取人，以爲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己也。末一句，所謂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耳。輔氏謂末二句皆單說舜，竊恐未然。○蔡虛齋曰：不可謂只是取人之善言，如好問用中之說耳。須兼言行，故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出於誠也。禹聞善言，則拜；拜出於誠也。舜之舍己從人，又不待言也。子路之喜聞過，禹之拜善言，舜之舍己從人，同一樂善也。○子路聞人告以過而喜，子路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問也。禹聞善言，則拜，是禹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問也。故下二句俱通三人說。朱子統會

此章之文而總其旨以示人也。蓋孟子之說分殊也。朱子之說理一也。聖賢之言時有足前人之所未備者。此類是也。

此節本總承由禹舜說歸結通章而諸家皆單貼舜說者以取諸人以為善與上無非取於人者。字有相同遂悞作一氣承頂而就舜說也。今觀總註既有彼此之間也。樂善之誠既無彼此之間則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豈舜即有以裕於己及於人而由禹則不能乎。語類又明謂三者本意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矣。何所見而單貼舜說乎。○子路之聞過則喜則其改過遷善取諸人矣。禹之聞善言則拜則其所受之善皆取諸人矣。但不如舜之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無非取諸人耳。謂取諸人之量不及舜則可謂由禹非取諸人則不可。子路聞過則喜亦助人改過為善也。禹聞善言則拜亦助言善之人為善也。但不如舜善與

人同之無非與人為善耳。謂與人為善之量不及舜則可謂由禹不能與人為善則不可。但能取善以與人為善皆是大故。又以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總贊之。此註所以皆謂之聖賢樂善之誠也。此節從來憤憤敢為辨之。

伯夷章全旨

此見君子不為一偏之行。敘伯夷則推其惡惡之心。一節嚴一節便有箇隘的意思。在敘柳下惠則推其混俗之心。一節寬一節便有箇不恭的意思。在未明斷其失而言君子不由不由其隘不恭直是不由其清和也不必回護夷惠。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交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王者不受也者其亦不屑就也。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
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

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齊論 孟子曰君子之為學也亦貴審其所由而已。稽古伯夷上擇君而事非其可事之君則不住下擇友而友非其可友之友則不友。然不但不事其朝亦不立也。不但不友亦不與言也。何也。惡其望也。若使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之高貴而坐於塗炭之中不能甘也。其惡惡之嚴如此。由其惡惡之心而推之。莫說真是惡人。不肯相近。就思與鄉里常人並立。其冠不正亦失禮之小耳。亦必望望然去之。若將汗累及已。而遠之惟恐不速也。莫謂鄉人少失禮。便不與立。雖諸侯有善其辭命而來聘者。初無失禮矣。而彼亦不肯受。所以不肯受也者。蓋其心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焉必於就已爾。伯夷之行如此。**疏** 朱子曰伯夷不屑就。已注云屑潔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義之美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肯就。而況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命而來者。固有時而就。

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新安陳氏曰。此言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也。○蔡虛齋曰。此條是節節說深去。不立於惡人之朝。不但非其君不事。只亦不立其朝。不與惡人言。不但非友不友。只亦不與之言。○鄉人又未至於惡人。推惡惡之心至此者。極言之也。又深一節。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

附

註解多謂上二節只說他清和之極。尚未說他隘與不恭。直到末節。乃判斷他如此。則隘與不恭在清和之外矣。看孟子他章說夷惠。只是大概形容。此章却用節節推深。此節從非君不事。非友不友。推到並不立朝與言。不但不事。

友而已也。然猶惡人也。鄉人則非惡人比矣。其冠不正。小失禮耳。而亦望望然去之。不又加嚴乎。然其冠不正。尚有失禮處。若諸侯善辭命而至。是不但不失禮。而且有禮。然亦不屑就。蓋視當時諸侯無一可與之人也。清到此地。分明有一隘字在矣。故後緊承而斷之曰。伯夷隘。○自非其君不事。至坐於塗炭。是述。

其行事如此。自推惡惡之心。至不屑就。已是因。其行事而推其心。如此。然在孟子亦不重分別他行事。與其心。只是一層推進。一層至惡惡。到盡頭而後已耳。○或云。思與鄉人立一段。是孟子形容之辭。是故諸侯善其辭命而至。有是故字。是伯夷原有實事。愚意不然。當時並無善辭命而至之諸侯。是故自是孟子推他若將浼之。故必至於此也。要活看。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履去已。

佚音逸。但裼音錫。裸音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序講 又有柳下惠者。有君可事。便事。雖汙君。而不以為羞。有官可居。便居。雖小

官。而不以為卑。其進而事君。居官也。不肯苟且。以隱在已之賢才。而必以其直道而行。惟必以直道。則易至於遺佚矣。然雖為人所放棄。而不怨乎人。即至身處困窮。而不憂諸已。其超然於榮辱之外者。如此。故其自言曰。天下之人。爾自為爾。我自為我。雖袒裼露臂。裸裎露身。無禮於我側。亦爾自失禮耳。焉能汙浼我哉。惟皆不能浼已。故嘗由由然而自得。與人同處。弟不自失其正焉。雖當欲去之時。或有援而止之。而彼即止。其所以援而止之。而止者。是其心亦不以去為潔。而切切然必於去已。爾柳下惠之行如此。

疏義 朱子曰。進不隱賢。便是不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盡發出。尚有所藏。便是

枉道。○新安陳氏曰。此言惠之和寬。以處眾。而不輕與人絕也。○蔡虛齋曰。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是進也。然進不隱賢。而必以其道。必以其道。則未免於遺佚。阨窮矣。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阨窮深於遺佚。○與之偕之字。指爾為爾者。言不必拘袒裼裸裎。○丘月林曰。不羞不卑。與不事不友。相照。不隱賢四句。

與不立五句相照爾為爾與鄉人相照。援止與不受相照。俱是一節。深一節。柳下節。通是說他和之極處。不隱二句。只是起不怨不憫意耳。不自失亦是帶說。俱不重。只重和上。

四此節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是把進不當事。至遺佚不怨。阨窮不憫。是把退亦不當事。祖湯禘禘不能挽。是把世人都當事。直至援而止之。而止和到此地位。分明有一不恭字在矣。故後緊承而斷之曰。柳下惠不恭。○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足上。不羞不卑。二句。非又另說他介也。而不自失。亦只是上由由然與之。借意亦非重介說也。今形容他和之極。而至於不恭。亦必帶此意者。蓋和比不得清。無此作骨子。便失却聖人本分也。若重介說。則不得孟子本意矣。○惠何故說爾為爾。我為我。兩句。只因世人說爾便關切。我說我便關切。爾故着此兩箇為字。分別得全不相干。然乍見只是爾我無關對說。在這裏細看。畢竟我字是主。爾字是賓。爾為爾。則我不管。爾為我。則我只管我也。故下緊

接爾焉能挽我。○由由然與之借而不自失。句若將由由與借做一截。不自失又做一截。則與借是說他和不自失。是說他介矣。俗解更歸重不自失。上是孟子更重他介處。說可乎。試看着一故字。分明緊承爾為爾。我為我。與焉能挽我來。則知只重由由與借。而不自失。在由由與借中見。猶云。但不自失耳。一自字認真便是爾我太分別處。他人有失便不管也。如此便有箇不恭在。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既述夷惠之行。遂從而斷之曰。伯夷行雖高潔。然孤介絕物於人。無所含容。未免失之狹隘。柳下惠行雖寬和。然輕忽待人。視一世無足較。未免失之不恭。君子無取於此。君子處已待人之道。清而能通。不至孤高而絕俗。和而有節。不至同流而合汙。隘與不恭。非大中至正之道。君子斷斷不由也。學者可

不知所取法乎

論語朱子曰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爲已
有此弊矣伯夷自是有隘處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且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分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雲峰胡氏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
道故君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林次崖曰伯夷
之清便有隘之弊柳下惠之和便有不恭之弊非清和之外又有隘不恭也

附錄人多將清與隘和與不恭看做兩箇謂夷惠之清和可由而隘與不恭不
可由愚謂不然夷惟清到極處便有這隘意思惠惟和到極處便有這不恭意
思清和而至於聖者以行造其極而言之也清和至於聖而不免有隘與不恭
之失者以雖行造其極而有偏也只看孟子上援引兩段文字卽他章援引以
爲清和之証者而叠叠推之未嘗另取一辭便可見也若謂夷只當清不當隘
惠只當和不當不恭則是清和可不造其極而已也若謂只學夷之清不學夷

之隘只學惠之和不學惠之不恭則是半上不下祇成不隘不事物也從來此
意書彼時人解壞不知夷惠惟清和之極自必與不恭既有隘與不恭之失
君子自是不由而必由時申之聖矣語類甚明人自不體會耳○學曾問陸稼
書謂夷惠之清和有恰好處亦有過當處其恰好處便是中其過當處便是隘
與不恭如此則似清和猶有可由矣而今取其說何也曰惟夷惠一味清和到
底故中間有清和底恰好有清和底過當朱子所謂十分只較得一分較不得
那九分清和之偏處是也若以人之學夷惠者而言由那一分恰好之清和蚤
是中而不可各之爲清和矣不由那九分過當之清和則不由其隘與不恭蚤
已不是由夷惠矣

